

淨信堂初集

七
八

C40

4514

C40-4514



B 64853

淨信堂初集卷七

萬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果海錄

雜文

戒姪文

人知殺生之業爲最慘而不知邪姪之業爲尤慘也
人知殺生之報爲最酷而不知邪姪之報爲尤酷也
蓋種種受生無不肇端於姪欲種種造罪無不托因
于有生姪爲生本生爲罪本是故三途之劇苦人世
之餘殃姪意才萌一切俱起姪習難斷如火燎原于

海仙堂集 卷一
極臭處謬爲香美。於極穢處謬爲潔淨。隨處苟合。何異畜生。非道染觸。過於鷄犬。此在稍有良心者。便應痛絕。奈何聰明學識之士。甘作此喪心無恥事耶。一念欲心。是鐵牀銅柱。因一念愛心。是積寒堅冰。因奚況具行非法。滅理亂常。塵沙劫數。不足以盡其辜。千萬億言。不足以數其惡。是須發大慚懼。立大誓願。寧火炙刀剗。終不與一切男女欲心相觸。寧碎身粉骨。終不與一切男女汗穢交遭。設忘正念。更犯前非。必遭毒害。橫災生身。陷入地獄。以茲猛決。善自要心。時

時懺除往業。切切悔過。自新庶白法可修。不然。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必落魔道。永無出期。矧世智辯聰。曾非大器。隨業直墜百劫千生。受諸燒煮。尚不成魔。安能成佛。尚失人道。安能往生。請於靜時仔細思之。于對境時努力防之。不然。諸佛亦無下手處。善友其奈爾何。

攝心爲戒文

首揭戒義而修行之急務彰矣。夫行人莫尚於修心。而戒正所以攝心也。安得不以爲首務哉。想如來之

海仙堂集 卷十
詔阿難者曰。如來藏性。雖非迷悟所能增減。而本覺真心。實以背合成其迷悟。故既審知方便之門。隨應安立進修之本。夫孰是制無始之攀緣。令永離于雜染。息六情之流逸。俾清淨其根門者。則莫尚乎戒矣。戒匪直束身已也。鞠持犯之源。心爲其宰。心匪可鹵莽修也。嚴真妄之路。戒職其功。故不惟五分法身果位。必以茲爲首。實乃三決定義。因行亦惟此居先。攬法界之善以爲體。一得之後。則若止若行。皆成無作。此非無上菩提心。不能感也。而卽以此嚴無上菩提。

是以攝律儀。攝善法。攝衆生。所攝雖無限。齊總不外於攝心。心法不可盡。戒藏所以不可盡也。證究竟之色。以爲身充義之盡。則名淨名滿。方真持戒。此非妙極法身果不能圓也。而非離此有妙極法身。是以心體大。心相大。心用大。此心雖復本然。總托緣於心戒。戒性如虛空。心淨所以如虛空也。爲自然之說者曰。戒旣不外於心。心尚不可得。戒豈復有可得。我卽攝心。奚煩受戒。抑思夫一切衆生。誰則無心。直以不受戒。故雖有心而還如木石。何由安立道場。執因緣之。

淨信堂後集 卷一
說者曰。心既全緣於戒。戒苟無所毀。心豈仍隨業墮。我但持戒。奚更攝心。抑思夫世俗比丘。誰不受戒。直以不攝心。故雖致福。而還入輪迴。何由入三摩地。蓋惟認緣影者。於心不知所攝。而藏性既明。方知全心是戒。亦惟說神我者。妄計心無可攝。而覺緣既了。方知全戒是心。此攝心爲戒之義。所以先定慧而首唱。亦卽該定慧而圓明者也。三世諸佛。豈有異說者哉。諸佛滅後。以戒爲師。大靈谷寺。皇祖所以崇律學者也。楞嚴一經。雖備顯藏性於始。選擇圓通於次。

懸示覺路於後。未嘗不以戒爲綱紀。我等千里求友。雖以淨土爲歸。開眼爲要。未嘗不以弘律爲急務。今夏獲安居勝剎。識荆諸俊。當知夙有因緣。而忽焉秋至。復當行脚。若不藉探竿影草。胡由徧與衆賢相見。是以拈攝心爲戒四字爲題。令衆賢各抒所見。不拘古調時腔。或文或偈。但貴雅合經旨。莫徇臆談。蓋此一句。該括全經之旨。關鍵一代之教始。而徵心辯見。七大四科。顯此心歸趣之地。既而二十五聖。選擇圓通。示此心悟入之門。無不收

清信堂後集 卷七
攬于此句。次復五十五位明證入之階差。無不從茲托始。七趣五魔極迷悟之岐路。無不因此分途。故此一句足驗人之見地。既欲挹人之長。不敢藏己之拙。妄成一稊呈醜。大方倘得意於象外。不苛責其文言矣。

總批印生擬答三問

消文衍句。足下之所長也。提綱挈領。足下之所短也。學必先有源本也。而後可以商短長。士必先有根骨也。而後可以議學問。道必先有見地也。而後可以言

進趣。足下但具美質。而見地未開。根骨未具。學問無緒。是宜卧薪嘗膽。以堅其志。洗腸滌胃。以清其神。不惜身命。不顧體面。不念利名。不避水火。惟明師良友。是親是敬。則一切所願皆得。滿足可爲聖賢。可爲豪傑。否則天下之勝印生者多矣。泯泯與草木同朽也。况印生儕偶。又奚能數耶。痛勉痛勉。

批印生駁問答語

既不心服。便直言相質。方名直心道場。若口是心非。非學道人也。足下向與不肖頗多回護。故以盡言相

激欲令足下打破局面方能互相得益否則不但足下不能益我卽我之益公亦止在皮膚間矣豈不惜哉惟有志方有成惟至虛乃至明充公之志則與寂音並驅應非分外若果自信汝意而欲與洪公角勝譬如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亦可懼也思之不肖平日極喜人駁故亦極喜駁人又極喜與人辯故亦極喜人辯辯之弗明弗措方是以文會友實益公能如此立辯溪慰鄙懷今仍駁上倘有見處更望拈出

讀來駁疊疊數千言足稱奇才固不肖平日所深取非適今也其中得失一一批出能信與否不敢強耳昔中郎少時讀蘇文心甚輕之迨晚年著述已畢重取蘇文讀之方吐舌自謂生平不曾識字惟議法方知懼也泉南有一秀才父登甲科自負文出父上父每言其不能取第彼甚不服一日取房稿中極劣一篇詐稱已作令乃弟呈諸父前父驚喜曰此必得第矣彼方心服獻之自謂字超右軍而右軍嫌之因俟右軍大醉時爲其代筆淡自得意右軍醒而咤曰予

真大醉乃作此醜字耶。獻之方心折也。公但知有交
光而敢誹謗智者及覺範。倘亦思智者覺範是何等
人耶。蓋交光境界去公近而二老境界去公遠也。今
有措大于此。示以時文則知之。示以義經則茫然。
非其境界故耳。公固伶仃人。奈何不虛心審思。果能
審思則法門有賴。否則牛順羊逆亦惟其便矣。

批印生懺悔文 二則

能踐此言成佛決定不遠。若違此誓。地獄恐無出期。
時時警策。念念提撕。愈操愈固。愈久愈新。不惟畢命。

爲期亦且要諸永刼。庶是菩提法器。男子家風。不然
者。欺佛欺法。欺師欺友。名爲闡提。無慚無愧。無禮無
義。名爲禽獸。君請擇於斯二者。

前後批評。雖皆據款結案。實則既往不咎。意在懲創
未來耳。自不作罪。作已能悔。皆名健兒。前因批閱。偶
置案頭。適印海兄一還。兄看之。皆大欣羨。謂我等所
犯略同。而不能如此。條陳披露。遜彼多矣。由此觀之。
有謂不應向衆中懺悔。恐致譏笑者。大是不然。乃鄙
夫之見。非佛法也。衆中懺悔。能使不犯者。倍加警策。

已犯者深生慚愧或亦發心懺悔學好者增長善根
譏笑者亦植遠因兼可藉以消我夙罪誠我未來如
來立法決定不錯違佛語者非佛弟子又復造已能
悔卽是勇猛丈夫可敬可畏悔已不復更造則往愆
并消脫旋悔旋犯如隔日瘡新罪旣生陳業亦在真
是病鬼豈名健兒知公具有丈夫骨力必不僅存丈
夫影像於兩三莖鬚鬚也

評參究初心方便說

向上一機自有祖庭正令不落方便旣曲爲中下設

方便門有一病隨有一藥病旣萬端藥亦千變良醫
合宜而用砒霜可以活人庸醫昧機而施醍醐亦能
傷命蓋以立一法必伏一弊有一利必具一害然則
棒喝機鋒及提持公案皆藥也亦皆病也未可軒輊
亦未可決定執爲初心方便如人行路不與導師同
程莫若博問路徑不然惜一時之躊躇恐反貽歷年
之錯誤入鬼國墮深坑遇蠱毒逢刼賊敢保十箇五
雙有分在

批德輶懺悔文

淨信堂稿集 卷七
破戒雖惡不如覆藏之尤惡。無過雖善不如改過之尤善。改過一途乃三世諸佛證菩提之通津也。故五悔法門。始自凡夫。終於等覺。無不藉此爲進趣方便。世人正造罪時。不以爲恥。向人發露。反以爲羞。耳於惡而苦於善。顛倒愚癡。莫此爲甚。今觀珂求寂。不覆藏罪。勇於改過如此。只此一念。卽是成佛正因。非具真信心。深善根者。不能將此法門流通人世。使見聞隨喜者。或倍凜其冰霜。或觀感而興起。則此段因緣。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予故合掌而說偈曰。

罪性本無生。何須復覆藏。覆藏罪成。有不覆罪。乃空嗟彼無慚人。藉口觀實相作法。尚不能豈達無生理。若寔了無生罪相。卽實相罪。旣卽實相。故無可覆藏。不捨作法。懺而入無生理。後後固具前前。亦通後將此真切心。自度復化他。回向安樂邦。是名大乘道。批晦文懺悔文。

作虛願。易能實行難。一時勇猛。易終身不變難。若能以行填願。慎終如始。則今日之事。可謂因禍得福。若復言行相違。始勤終惰。是欺佛欺師。欺護法。天龍究

竟止成自欺而已。勉之戒之。

又批寄泉州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猷沙彌此事。可謂因敗致功。但願言行相應。始終一致。較諸無毀無犯而悠悠揚揚者。反不啻千里矣。因錯得妙。凡事皆應以此爲則。

然香供無盡師伯文

不肖之初遊台嶺也。卽獲奉覩慈顏。然但欽溫恭之德。而罔窺法海之涯。方且自甘暗證。蔑視義途。亦復

因門庭而疑堂奧。不惟交臂失之。卽造罪於意地者多矣。後因出入禪林。自擊時弊。始知非台宗不能糾其謬。古人云。台教存則佛法存。台教亡則佛法亡。誠不我欺。顧於老伯猶屬半信半疑。蓋自得締盟於諸兄而後。甫傾心於老伯。而老伯已示寂矣。竊聆化儀徒增悲仰。慚懷悔志。擬將何及。尚幸有遺書可讀。有賢喬可友。是固老伯之慈庇所不靳於不肖者耳。嗚呼。師茲絕響。野犴競鳴。演教者捨醇醲而取糟粕。參宗者先發足而後問津。孰能依教起觀。一洗說食數

寶之風。知津發足。一洗瞎煉盲修之陋。老伯雖癖處
台巖實中流之砥柱。而中天之杲日也。憫予小子。般
若緣慳。既不能沾法乳於生前。伊蒲缺乏。又不能修
微供於沒後。徒有遙望雲山。自怨自艾。敬以三炷臂
香。達懺摩之忱。三炷臂香。表供養之念。惟老伯不起
寂光現覺。一切鑒法門。嬰杵之愛。錫初心止觀之力。
苟機感之不訛。必含笑而攝受。

爲石巖舉火文

緣會而聚。菩提願力鏡中花。緣盡而歸。舍利光明水。

底月。雖事由假立。然理必挾真。恭念沙彌石巖。投身
應院。矢志禪林。集賢聖以同修。鬻山田而作膳。懺摩
則無過不陳。外護則無苦不忍。道眼縱曰未開。真忱
豈容無感。堪嗟叢席初成。爭奈幻形不固。薦去一著。
子畢竟誰知。留下一落索。幾作話癮。幸而撞著素華
道人。依舊完汝平生公案。打破皮囊。莫教重受。放開
心眼。應念知歸。大衆還見麼。業運已從薪火盡。優曇
早向餒中開。

予不忘文

比丘智旭居靈峰山中。于九月十五日聞不忘音公棄世。敬爲誦持梵網戒經一卷。金光明空品十卷。滅定業真言千遍。并爲文遙向而弔之曰。嗚呼。千古之聖賢必從豪傑中來。而千古之豪傑必以聖賢爲的。捨聖賢之準繩而徒尚豪傑之意氣。誤矣。認豪傑之意氣而謬當聖賢之品格。益誤矣。忘公以豪傑自期者也。始予之相晤于蘇城。乃交臂而失之。旣予得盤桓于縹緲。遂肝膽而許之。然予之許公也。擬欲進乎聖賢。而公之自許也。終未捨乎豪傑。逮公掩關于寶

華。勤行法華三昧。予復偕竺璠淨公相訪。關次作竟夜談。是時雖爲公羨。而亦預爲公憂矣。公初惑于圓頓之談。妄謂乘急而戒可緩。及警心於乘鶴渡海。忽折一翅之夢。方知戒亦應急。然猶謂戒止是戒。實未達戒卽是乘。是以雖行事懺理境不彰。况復調身失其方便。進道每任己情。重障造於前。掉悔逼於後。善友隔於他山。聞解局於文字。欲以此而滅罪悟心。誠難保任矣。然公之未徹者。乘戒源頭。而公之不迷者。出世因果。以源頭未徹。感現在惡疾而終。以因果不

迷定可免將來異熟。予雖爲公悲亦爲公幸。但可虞者。愚夫見公以精進致患。反歸咎于法門。是以不得不表此昔因。驗其當果。釋衆心之疑悔。而使公亦自慰于冥冥也。嗚呼。末世修行。敗多成少。功高易進。無若樂邦。逆惡猛心。十念尚堪直往。無知誤犯。一年豈不懺除。公其諦信法華威力。阿彌願輪。頓除愛見之私。速往金蓮之宅。迨予報盡垂手來迎。同觀慈尊共秉圓教。回視西湖殿裏。接引像前。發露披誠。共盟出世。可謂果因交徹。久要不忘者矣。公其含笑而存鑒之。

代法華會約

夫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不啻有頂之線。下投針鼻。一眼之龜。遇浮木孔。而我等既生中國。復值大乘。是宜溪慶往因。再投良種。雖塵網未能頓超。而歸依必應專篤。爰集善友。同發勝心。於每月八日。詣吉祥禪院。啓建妙法蓮華經。無上法會。既各秉出世之懷。宜共作警策之約。凡遇佳期。決須躬到。無論順逆閒忙。普願始終無替。設有他緣。逼迫。爽此誠盟。請輸錢三十。

淨信堂初集 卷一
買放生靈體大悲拔苦之心謝隨情輕法之過凡我同志永矢弗渝

疏

化持滅定業真言一世界數莊嚴地藏聖像疏
釋迦牟尼佛言定業不可救所以寒造罪之心地藏
王菩薩說滅定業真言所以慰窮途之客旭也少習
東魯每謗西乾後因聞地藏本願尊經始發大心誓
空九界今得與僧倫染神乘戒雖觀音大士感觸攝
受之力居多而地藏大士慈願冥加尤不可誣也爰

念娑婆弊惡惑業苦三如惡义聚致令無上醍醐亦
成毒藥持律者惟事衣鉢而作犯止持茫無所曉習
教者惟事口耳而禪那理觀實無所得叅宗者流入
機境而心佛真源毫無親證淨土一門雖稍切時機
亦多病成退托未合不可思議大乘良由業重障深
濁智流轉雖有聖者亦未如之何也惟我地藏慈尊
悲深願重專愍剛強尚能轉我當年殷厚邪心使得
正信出家豈不能轉大地衆生無知過犯使歸真際
乎故於三寶前發心將欲莊嚴萬佛銅殿中供大士

永鎮九華梵刹與妙峰老人所造三大士殿匹而爲
四兼思持一食法結百日壇敬持滅定業真言五百
萬又化大心縑素各助勝緣或持十萬或百千萬共
成十萬萬遍以表三千大千世界之數數足之後永
供大士像中用作盡未來際廣化十方左券

棟梁大厦疏

靈谷大雄殿之後有五方殿蓋謂五方如來集會處
也逮入殿瞻禮則中惟接引聖像傍惟二大士侍立
是應名三聖殿胡名五方殿耶觀經云觀無量壽佛

者名爲徧觀一切諸佛色身相固知法界藏身豎窮
橫徧與五方名義奚悖焉是殿莊嚴綺麗亘久猶新
惟一棟將撓必應修於未然而恒水不溢二公已發
心爲此美舉顧囊鉢旣涸行乞復艱遂不圖易其非
材僅將支以一木予每悲法門之圯正坐弊端不革
苟簡支持致成莫救之勢睹茲近事實愴遠懷敬捨
直稷以勸勝緣設貧窶不至如予豈坐視不思樂助
倘得數金湊集便令撓棟復隆隆一棟而全殿賴以
永堅猶之禮三聖而諸佛俱時灌頂也依正宛爾同

清信堂夜集 卷十 十五
揆果因豈落思議故特僭筆爲賢達者告云

靈谷寺修護塔房疏

寶公以觀音大士現身梁代設道場懺法廣度羣迷
實萬古之大導師而四衆之慈悲父也故神雖示滅
身猶不散迨我聖祖移來靈谷宰堵輝煌廊廡嚴麗
香光映紫金山色梵唄和五里松風六朝佛事于茲
爲盛乃歷年旣久僧行漸衰不惟課誦音希抑且鼎
鑪灰冷不惟風雨莫蔽抑且穿窬洊臻子若孫旣自
顧而未遑來與往僅觸境而長慨是以在之居士竭

弘護之雅懷永然上人以全身而擔荷謀諸常住未
堪半助經營回視鉢囊更苦羸無銖兩爰敘厥由以
白善信但念無上福田皆應投種莫謂他家祖禰非
預我宗各破慳心同襄勝舉一新耳目之觀再邁國
朝之盛可謂因雖微而果碩緣雖少而報厚者矣

棲霞圓滿道場疏

夫生佛同源雖屬法爾而因果交徹必藉緣因是以
法藏比丘之願海卽是衆生解脫之迅航一一願皆
攝無量衆生一一生皆具四十八願四法界三妙觀

當體全該四悉檀三佛性同時具足捨茲托事表法
妙門更覓自性惟心與旨何異畫空成繪無米索炊
者耶惟我一門禪兄以廣大慈心作真實佛事任持
三載接待既勤回向一乘願輪更勝擬邀四十八人
同于四十八日修行四十八願以表願願互融重重
無盡俾輪粟布金者投一滴而頓同海體見聞隨喜
者沾一滴而頓浴百川快觀感應道交共悟果因一
致

萬壽菴募藏經閣疏

三藏聖教諸佛之慧命衆生之眼目也今欲弘佛道
而不弘法欲化衆生而不以法化是猶畫餅作供說
食療饑耳吾嘗慨末法之弊錯認單傳之旨爭向一
機一境中弄精魂撥經典爲葛藤棄文字於性外尚
呵爲拭瘡疣紙奚望如法供養尚不能尊重供養奚
望精其理暢其義興慧雲而澍辯雨哉惟茲萬壽禪
菴相傳皇祖避雨地達源開士從而鼎新之旣構禪
室以安淨侶思營崇閣以供藏經時發心勤事者則
有月心開士二開士旣志在叅究宗乘而不廢聖教

樂爲莊誦供養可謂一洗近時陋習者矣。從此以教
印禪而禪不爲魔說以禪通教而教不爲空談重興
正法拭目望之。卽助緣者功亦不在馬鳴下也。

萬壽菴募置蘆州疏

古者衲子不立煙爨薪才非所謀也。後世叢席旣興
粥飯二時以供雲水。則轉生作熟薪遂居七事之首
矣。乃萬壽禪菴有賢主人。能接往來。有月供米可給
朝夕。而問諸司火事者方且旦暮營之而鉢鎚貿之。
雖有烏芻瑟摩亦不能以火光三昧爲衆僧淨食也。

何似白諸善信共輸貲置一蘆州作常住久遠計。在
一時雖爲多事。多求實永賴以少事少求。安心辦道
者耳。業薪與機薪並燔慧燄與火燄俱盛。高明者但
可卽施而忘相。慎勿離事而談理也。

書法寶疏

達磨大師稟單傳之印。猶以楞伽印心。後世承虛接
響。漫以不通文字爲不立文字。遂成謗法之殃。可歎
也。三世諸佛皆從此經出。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是以
流通法寶卽爲續佛祖命。施衆生眼。願流通之法不

一。或讀誦或講說。或種種供養。功德皆不思議。而書寫成帙。俾無佛法處得有佛法。不聞經者咸得見聞。尤爲不思議功德也。月心上人已發此不思議心。普願善信共成此不思議事。將來慧燈遠照。法眼圓明。吾又安得而思議之。

造毘盧尊像疏

世人侈談無相之理。而不達實相之印。謬以豁達空爲清淨法身。誰知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托事表法。乃華藏之玄門。此末法中。必以造佛形像爲第一。

功德莊嚴土木。卽是莊嚴法身。十身相海。全在一微塵裏。一塵之施。攝入如來無盡相好光明。一瞻一禮。悉證如來無邊功德海藏。某開士旣塑毘盧尊像。但當作如是觀。不懼助緣無人。諸上善人設欲悟如是理。但當種此緣。因不患正因不顯。此緣若就此觀。若成。方信毘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熾然說法。未嘗間歇也。

寫書本大藏疏

爰自法流東土。綿延千五百餘年。而三藏所攝幾七

千軸巍巍乎如雪山王衆藥皆備浩浩乎如大海水衆寶悉充卽健步者不能躋其巔善游者不能測其量又奚怪夫仰視而足心酸澀望洋而驚怖無極者哉然普賢行願品云書寫經卷積如須彌當知過量事惟過量人能辦耳彼有說者曰佛法無多子用此一落索爲嗟嗟無離語言文字說解脫相也果若薦取無多子佛法卽此一大藏教亦豈屬多如或不然卽令不識一丁正自落索不少當知多少有無俱是虛妄分別嘗慨習教者置向上於罔聞坐禪者揜佛

法爲外物何異欲療饑而畫餅欲之楚而北轅耶子曩登雙徑習禪不能叅知識之堂今就龍居檢藏復不預講師之席覈其行踪真似半上半落忖其心事渾如脚踏兩船獨有月心開士顧與余一見莫逆余竊叩之則知見甚了了操履甚磊磊也稍復相契訊厥本因方知是中年披染正爲此一著子者且謙言曰某於此事雖信得及但根性驚劣機緣未偶今將以持戒爲要行淨土爲指歸并欲悉書一大藏教以爲助緣耳余聞之不勝驚喜何意有此不思議事學

禪而不毀持戒是當今第一不思議。不非淨土是當
今第二不思議。不掃教乘是當今第三不思議。又此
一大藏教闡者尚罕能竟。况能書寫是尤古今大不
思議。如是發心。卽已入過量人數。安得人人有此驚
劣根性也。尋念夫一心堅固在開士已能自辨。而四
事供承。在賢明豈悖相成。當見一鎰一銖同得莊嚴
法海。卽檀度而爲般若。是名不思議檀。一字一筆。悉
皆悟入真源。卽書寫而爲修證。是名不思議書。如是
檀越也。開士也。本因也。果報也。同入不思議解脫境

界。而余又以數量中人言此過量之事。亦復不可思
議。乃歡喜合掌。重說頌曰

心佛及衆生。三皆不思議。以不思議法度。不思議心。
以不思議心。受不思議法。七千軸非多。無一字非少。
多少是思議。思議性空。故善哉。月心師不染禪教疾。
而以徧吉門禪此文殊慧。普探一切寶。悉嘗一切藥。
自在勝莊嚴。當度諸貧病。誰聞此妙願。不發隨喜心。
讚歎及樂助。咸歸不思議。是故我勸請。各轉檀度輪。

圓滿雜華道場疏

妙義敷揚徹方際而終無間斷。圓音演暢應物機而示有促延。隨投種於一處一時。悉融攝於剎塵十世。茲者吉祥禪院。始自崇禎己巳正月。啓建大方廣佛華嚴經殊勝道場。結期三載。普報四恩。分人間之餘供。安清衆以同修。梵唄怡神。澹泊明志。二時之外。無餘饌。三衣之外。無餘貲。可謂雅合如來明制。追踪先哲遺風者矣。壬申春孟嘉會告終。自行固不須乎檀施化他。豈可缺于妙嚴。况卽事表法。方生實解。主伴圓明。乃稱具德。爰告賢達善信。同襄不思議緣。擬集

六和僧侶。再啓三七日期。以茲勇猛熏修。圓滿無邊功德。香花供饌。日須二金。或一人兼贍。或二人共輸。分文銖兩。悉歸華藏莊嚴。讚歎助揚。同入普賢願海。

吉祥院修建禪堂疏

吉祥禪院本爲五顯神祠。衲僧海雲始設西方三聖之像。建華嚴法界之期。遂令器世間王向入毘盧海印三昧。貝葉居士言之詳矣。茲復以地多蒸濕。堂亦朽頽。擬葺舊以爲新。共安身而辦道。寶像露于中堂。一頂禮而相好畢見。繩牀設於兩廡。一跏趺而禪觀。

淨信堂初集 卷一
斯成匪離神廟頓爲選佛之場不出市塵雅有山林之逸願諸善信速發捨心因旣投於勝田果必圓於樂國

又募萬人緣榜

原夫出世要津無如禪觀作福勝處莫若伽藍依禪觀而修行則佛果可期向伽藍而投種則真因斯顯茲者吉祥禪院久事清修梵侶相依圓音時演但以地多蒸濕閣復傾頽設非結構重新恐難安堵如故願集萬善良緣共嚴一乘場地每緣止須二分悉會

歸於兩足或一人而兼數緣或一緣止攝一衆若多若寡須彌與芥子同觀助正助依法性與佛性交徹請深隨喜共列芳名

化齋十萬八千僧疏

蓋聞佛法二寶並藉僧弘而僧寶所存非檀莫給是以果成應供堪爲植福之田因號比丘能除人世之饑資身命以延慧命自利還兼利物卽助食以爲助道福輪便攝智輪恭惟永慶招提久居龍象禪思幽微堂稱枯木佛聲浩蕩會傲東林戒光與山色同蒼

法音並泉流叶響樂道而忘人勢不妨衣鉢蕭然謀道而不謀食抑且饗發莫繼是以開士信毫相之留炤匪虛慶善信之投種有地誠能動物歷寒暑而不辭勞慈必等行對貧富而無揀擇數以十萬爲期俾升米分銀尙歸無盡之藏時以三年爲限俾最初末後共成彼岸之登然則良緣勝事旣孚賢達雅懷輸粟佈金尙待山僧苦口

刺血書華嚴經疏

予讀華嚴至善財見普賢一毛孔中悉有微塵數佛

剎海會圍繞乃至遊歷經微塵劫終無有盡抑何身相之不可思議也及普賢自述願王則云剝皮爲紙刺血爲墨以髓爲水析骨爲筆書寫經典積如須彌故知非殊勝大行無以莊嚴毘盧法界非一乘妙法無以圓滿廣大願王苟于一乘妙法淡心信解依解起行則華藏莊嚴豈惟在普賢一毛孔中明見亦卽于吾人介爾心內薦取此月心開上所以矢志刺血書寫也予謂之曰公將獨遨遊于性海之波無寧偕善信以共泛乎且公已殫其衷而猶未得其助漫難

圖也。又公能忘其身而謂人必恪其物是不恕也。予
試計之。是經凡八十一卷。可以八月奏成。于中若紙。
若筆。若香。若莊嚴成就。若飲食供饌。共須十有三金。
以表我此世界適當第十三重也。每金擬作十緣表。
十界也。每緣擬作十分表。十願也。一一願能攝十界。
一一界能周剎海。俾施者受者互融于帝網光明。而
若法若財交映于雜華瓔珞。予雖不敏。敢不以俚言
代白。

永慶寺平治道途疏

持地菩薩平地待佛。佛謂當平地。則一切地皆平。
此爲事度行人。示惟心法門。今因事入理也。惟茲理
事二途。混之不類。分之不開。以平地之法。平心。則一
切惟心。以平心之法。平地。則一切惟地。惟心雖妙。猶
待於粗。惟地之妙。始稱絕待。且如永慶山前一條大
路。本來自平。何須更砌。然高下之見。未忘斯鋪飾之
功。可効行積於無量劫。波乃心開於一言摩頂。因該
果徹。惟是一乘。倘欲離地談心。心復烏有。畫空作繪。
恐非圓解頓乘。故某上人。旣樂爲此舉。旭亦樂爲勸。

淨信堂初集 卷一
讚願諸賢達善信。各破怪囊共襄勝事。一磚一礫同證究竟寂光。一兩一銖悉入首楞三昧。

靈巖寺請藏經疏

一切如來從無言說道方便說法。一切菩薩從語言三昧悟入無言。當知言說性空是真解脫。若離文求理卽暗證癡禪。非一乘大道也。予本棄儒學佛。始亦妄謂單傳之道實出教外。故往來雙徑天台諸山。一味作蒲團活計。一切經論置諸高閣。後見真寂博山等耆宿反炤古今得失。方知末世禪病正坐無知無

解。非關多學多聞。與唐宋學人厥症相反。古人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誠不我欺。卽孔聖所謂學不思則罔思。不學則殆者。亦于此而益信。乃發心徧閱大藏。備採衆藥。庶得自療。療他。適欲先註梵網提律學綱宗。以闡問佛定安居處。乃九闡中獨得靈峰百福禪院。院雖創自後梁。但淪爲應院者已久。今忽改爲禪。人人皆道心而法法皆未備。予擬一年之後。註經旣畢。仍向他方完閱。藏初心乃有六具周沙彌。遂發心捐貲若干金。倡始徑請大藏入

山雷予久住。予嘉其志。并愛山中人多篤實向道。故允其請。而雪航法王復爲集衆緣共成之。令此無佛法地。忽作六種震動。亦菩提弘普願中一大莊嚴也。凡我信心。緇素其誰不爲之助喜。辛未季冬

化念阿彌陀佛同生淨土疏

自唯心本性之致不明。而世之學道者。率多尚玄理而薄事相。甚至認斷空爲寂光疑。西方爲表法。紛紛然判作權乘。視同烏有。于是不可思議功德。終成難信之法。長溺迷津。可勝痛哉。殊不知事理一致。生佛

同源。八萬四千相好光明。顯然在十萬遐方。實灼然居一真心內。心旣豎窮橫徧。土亦豎窮橫徧。佛亦豎窮橫徧。旣不信佛土之實。又寧知心性非虛。若真悟心性本源。則了達十界染淨。咸由一心。心染故六趣昇沈。娑婆之惡境宛然。心淨故一道清淨。極樂之莊嚴法爾。奈何於娑婆則見其有于極樂。則惑其無。又高稱圓頓。侈談無礙者。以忻厭是迂途。取捨成兩極。然果悟圓宗。忻厭何嘗不圓。果證無礙。取捨亦豈有礙。必欲離淨土而談唯心。捨彌陀而言本性。橫隔自

他割裂事理。如實料簡。僅成惡取空見。豈若熾然存念。決定求生者。了則念卽無念。生卽無生。不了亦無念之念。無生之生。以諸佛心內衆生念。衆生心內諸佛。不問智愚。同歸覺海。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佛是本覺。念是始覺。始本相合。當下究竟。能所歷然。能所性絕。至圓至頓。真實無礙。超越一切法門。名爲三昧中王。此六方調御。所以極力同揚。而歷代祖師。所以盡心弘讚也。有勝超大德。矢修淨業。攝念佛人。同生淨土。直欲使大千衆生。各各承當此事。

爰立冊廣爲勸化。凡我信心。緇素。或自念。或轉化人。或以口勸。或更立冊勸。自念則念念膺合佛性。化人則人人頓會菩提。其用心亦善且廣矣。故特序之以爲同有佛性者告。

象巖禪人化齋十萬八千僧疏

人但知佛法之重。而不知僧之重也。人但知僧以佛法重。而不知佛法以僧重也。無僧則法輪停轉。法輪息則佛之慧命無寄。故較福田于末世。無尚供僧。僧復不同。有真實僧。有清淨僧。有啞羊僧。有無慚僧。真

實僧者名爲勝義清淨僧者名爲世俗非有勝義則世俗不尊非有世俗則勝義無寄是故古來應真大士地上菩薩每每現身于世俗中不但同修清淨亦且混迹無慚所以警示肉眼凡夫令其知僧相之不可忽也今之爲僧者本應善自料簡誠無慚啞羊之行由清淨而進于真實但在供僧者則應一切恭敬視無慚啞羊之輩同于真實清淨夫然後觸目所遇固非殊勝福田感賢格聖職此之由倘心生分別雖純請五百羅漢僧不如一凡夫僧矣象巖開士向曾

發弘誓願欲置瞻僧田百畝作永遠供養歷三年而未成予謂之曰公之願則美矣亦知不成之故乎夫世間之事善始者未必善終僧田一置必伏造業之端一不便也檀越之法衆輕易于舉事獨力難以成功緣旣以田價爲額輒須一畝半畝令人畏而不前二不便也田屬菴中不能徧及十方狹而且隘三不便也豈若放開懷抱直下消豁普化若富若貧之人等俱在彼在此之衆一文一粒總投勝福田中杜未來愚人據爲私產之愆開現在善信多寡隨心之善

淨信堂初集 卷一
由幻住而徧及吳中梵刹。由吳地而漸及越地名山。馴而致之數奚止十萬八千。地奚局江左浙右。時奚限三載告完。于念念中。普與法界含識供養法界僧寶。盡未來際。無有疲厭。應諦信一一檀那所有一文一粒。悉能徧供一切僧寶。一一僧衆所有一身一口。悉能徧受一切仁養。論施福則少多無礙。論受用則凡聖交叅。只此現前日用的。是普賢所行境界。卽柙聲一擊。赤頰同文殊。師利大師子吼。以甚深般若。喚醒大地衆生。無明長夢了也。開士開士。其諦信而力

行之

募刻較正梵本諸大乘經引

自西來大意不明。而承虛接響之流。競與義學爲讐敵。殊不思達磨傳道。猶以楞伽印心。蓋所謂不立文字者。止是了達文字性空。則文字相卽解脫相。言辭相卽寂滅相。非以不通爲不立也。故古人云。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是以宗通說通。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今欲力振時弊。必須率由舊章。譬諸爲聖爲賢。舍六經四書無準的。當知成佛作祖。惟

大乘經典爲司南顧法道陵夷諸訛匪一。不但不能因解起修抑且不能善解義趣。不但不能善解義趣抑且不能較正文言。如梵網戒經世皆傳誦而錯謬尤多。至于上卷爲心地法門菩薩要務咸皆付諸闕聞。十二頭陀經以抖擻爲義乃正法之標榜佛遺教經爲金河顧命乃最後之垂範所應念念欽承亦並置諸高閣。又如金剛般若雖舉世受持而其中增損非一莫知適從。法門衰替有自來矣。嗚呼。末世行人根日鈍而障日深。空腹高心盲修瞎鍊。不惟同夜郎

之譏方將落無聞之禍。非較其訛謬正其文義何以開發妙解。非藉妙解何以策進真修。故蓮洲居士覓此諸經較正善本。手書重梓用廣流通。俾展卷讀誦者由文悟理從解起修。庶正法再興於今日。卽見聞隨喜者目睹靈文。心緣妙字。庶道種永固於識田。此誠希有良緣最勝法喜。凡我大心縑素皆當力助厥成者也。復有西方勝境一幅。將極樂世界主伴依正三輩九品盡列紙間。俾一瞻禮者得見安養勝事。如對目前。若能了達此影像性同于虛空。三諦宛然四

淨信堂初集 卷一
德無減則與白毫光焰成光明臺子中映現諸佛淨
土無有異也。緇素善信或喜助經或喜助像或二俱
喜助佛法互融同歸秘藏各從所好請速發心

化鐵地藏疏

洪鐘具無邊音性。一擊而頓徹鐵圍。地藏圓同體大
悲瞻禮而頓蒙與拔。幽冥之覺悟可期。現在之障緣
宜轉。是以靈峰古刹心懷禮公。既已鑄鐘打鐘復思
是像作像。雖丹青刻畫咸皆性同虛空。而鍊就純鋼
可表堅固不壞四德非塵藉一塵而圓顯。三身無像

卽影像以妙彰。寄語高賢共行檀施。助鐵者如正因
心發。法身妙果可登。助炭者如了因心發。般若光明
可悟。助食用者如緣因心發。解脫神通可證。從大士
而發其心。可謂全性起修。由衆信而成此像。可謂全
修在性。如是事如是理如是因如是果。真語實語諦
思諦行。是爲勸

五蘊禪人掩關化供給疏

從古學人決擇身心。未有不撥草瞻風。廣衆博訪者。
未聞枯守一室而能坐進此道者也。然具眼乃可衆

淨信堂衣集 卷一
三
方。力學方能具眼。願力學之法不同。或決擇於師友。或藉境以鍊心。至若啖啗一室。又力學之變局也。今五蘊禪人。青年向道。擬閉關而習教律。志亦可尚。願諸檀護各輪助道之資。俾得成就。或謂雖讀誦而不解義。雖能解而無師承。事屬可商。則在禪人之自昂耳。喜捨功德。自歸諸善信也。

涵白關主禮懺持咒募長生供米疏

吾人自迷真起妄。以來誰不造業。業有輕重。而果報隨之。于中轉重令輕。轉輕令盡。獨賴有懺悔一門耳。

如重業而能深悔。業遂冰消。設輕罪而不革心。終成定業。故經中稱歎二種健兒。一者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須知不作罪者固是穩當。作而能悔。悔力若深。彌稱勇健。試觀三世諸佛。始從名字初心。極至等覺後際。罔不以五悔爲進修方便。是以作法懺能滅業障。取相懺能滅報障。無生懺能滅煩惱障。三障圓滅。三德圓成。三身圓顯。直捷痛快。所謂屠刀放下。便成佛也。今人造罪之時。都無羞恥。發露改過。反以爲羞。顛倒昏迷。莫此爲甚。唯涵白開士。痛念前非。善思補

過擬掩關修懺普爲法界衆生改往修來當知甫發
此心定業已轉子爲授大悲心呪行法以爲進趣方
便并授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以爲淨除根塵習氣
種子良藥開士但勤而行之六時不缺一心不亂則
自度度他法皆具足勿憂助道乏緣但衆善信必須
各念自身有無量業力辦四事以供承之同入懺摩
清淨海中所謂若自作若教他作若隨喜作功德無
二致也是爲勸

玄素開士結茅修正觀助緣疏

教觀之道不明而天下無真釋大似學思之致不講
而天下無真儒也儒之道在盡心而知性故篤行一
事必在學問思辨之終其在于易略去思辨二事而
益以寬居夫寬居卽思且辨之異名也以其心領神
會故曰寬以居之以其善巧決擇故曰慎思明辨聖
學淵源必須向此關透去方無鹵莽滅裂之虞耳吾
佛之道何獨不然以見性明心爲指歸以信行法行
爲方便信行雖重在秉教豈廢觀心法行雖重在觀
心豈容離教是以西天諸祖無不貫通三藏深入諸

淨信堂初集 卷七
禪者。逮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未嘗不以楞伽印心。南嶽天台弘通。般若法華諸經。亦未嘗不以觀心爲要。誠謂目足並運。方可入清淨池。否則鑽他故紙。終招說食數寶之譏。冷坐蒲團。未免暗證無聞之禍。學不思則罔。思不學則殆。宣聖誠言。暗合出世妙道也。但自法流東土。門庭漸岐。立法者本屬一時救病之權宜。而展轉相傳。遂成水火。以故宗教相非。性相相角。台賢相排。原其故。則各是。執其辭。則並非。而又教下之人。罔思修證。宗乘之士。多落險途。致令

大法將隱。行果無成。教道且幾欲熄。理性何由自明。惟台嶺一宗。始從智者章安中。歷荆溪四明諸老。近復得妙峰幽溪諸大師相繼而中興之。教觀雙舉。信法兩被。故能超賢首慈恩諸教之觀道寥寥。亦能勝曹洞臨濟等宗之教法質實。東南一絲信可繫佛法九鼎於不墜。末世津梁。捨此更安從耶。惟我玄素開士。新安鼎族。儒林雋雅。中年忽悟。無常頓從。剎落依栖台嶺。足不出幽溪之戶者數年。抱病參求。晨昏不廢。禮懺則六時精進。討論則一繭抽絲。其于學問思

辨之功亦可稱弗得弗措者矣篤行一節今正是時
擬遵如來顧命以頭陀行住阿蘭若但欲事正修先
須方便五緣之內四事爲先倘身口尚自不支觀心
如何克就是在有志爲真儒者助成此真釋事業非
儒不足以治世非釋不足以出世一切三寶常能擁
護世間釋卽以出世爲治世也佛法付與國王大臣
長者居士儒卽以治世爲出世也方今禪道大壞魔
子魔民妄稱悟道者徧滿域中致令世道亦干戈不
息饑饉連年若不急扶出世教觀摧魔外邪幢則護

法天龍何由踴躍歡喜示現吉祥吾知具正眼者必
能深知此意不惟急破怪囊令玄素開士得向千山
萬山處安心辦道而凡屬如來正法一切正修行人
亦皆當方便護持令無缺乏俾得一心精進長爲斯
世福田矣

刻占察經疏并行法助緣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
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
百殃是則因果報應之說未嘗不彰明較著於世間

淨信堂初集 卷七
也但儒就現世而論故猶未足以盡除愚者之疑情
自釋典入中國備明三世果報之理益覺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之說爲不誣然三藏權詮祇明因緣生法
未曾點破因緣無性故云佛能轉一切業而不能轉
定業逮大乘會中始廣明格外深慈建立勝異方便
依萬法唯心緣生無性之理設取相無生二種懺門
以通作法之窮夫然後罪無大小障無淺深依教行
持悉堪消滅不啻如赫日當空霜露頓收潤也而昧
者惑之謂既造重罪許其懺悔是反開造罪之端蓋

不惟圖識佛菩薩之弘慈亦豈知儒者之究竟義耶
孔子謂過而不改是謂過其繫辭云憂悔吝者存乎
介震無咎者存乎悔則亦明示人以自新之端矣特
以罪有重輕事非一概世法所不能治而佛法能治
之作法所不能治而取相能治之取相所不能治而
無生能治之則究竟離苦解脫之法不得不歸功於
佛門又不得不歸功于觀音地藏諸大士也觀音應
十方世界尤於五濁有緣地藏遊五濁娑婆尤于三
塗悲重如父母雖等愛諸子而于幼者及無能者尤

所鍾情此占察善惡業報經誠末世多障者之第一
津梁堅淨信菩薩所以殷勤致請釋迦牟尼佛所以
珍重付囑良由三根普利四悉咸周無障不除無疑
不破故也觀其示三種輪相全依理以成事故可卽
事而達理立二種觀道全卽事而入理未嘗執理而
廢事又復詳陳懺法卽取相卽無生初無岐指開示
稱名觀法身觀已身頓同一致乃至善安慰說則種
種巧便不違寔理此二卷經蓋已收括一代時教之
大綱提挈性相禪宗之要領曲盡佛祖爲人之婆心

矣予初向法門時聞地藏本願而頓發大心用九程
居士亦因乃翁禱于九華而誕生是以一覩此經宛
同夙契予誓願流通此經而用九亦誓願任剏闕之
事今予先依經立懺嗣當作疏以通經旨用九亦自
捐淨資并募善信同成勝舉將見分文銖兩總投于
地藏大願海中普使塵刹含靈速除諸障增長淨信
此正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極致也誰謂學佛非儒
者分內事哉

西蓮菴建淨土懺壇并塑地藏聖像疏

子讀地藏十輪經。知釋迦慈尊設三種輪教授四輩弟子。俾得方便出五濁苦。誠法王無上妙藥。不可不深思而力行也。言三種輪者。一曰坐禪。二曰讀誦。三曰營福。坐禪如戎政所以治怨敵。讀誦如農事所以富資財。營福如商賈所以通珍寶。國王非此三事則無以立國。法王非此三輪則無以攝生。今時釋子。其作遊惰。或我慢自賢。眇視行門。輕蔑教典。譬如驅疲輦殘疾之人。當強秦百萬之衆。橫尸遍野。猶不思更圖良策。亦可痛也。惟我地藏大士。願重悲深。能向三

塗劇苦。開示生天涅槃正路。又惟我彌陀世尊。誓弘慈廣。能接六道含生。同歸橫超三界法門。如孤兵得遇強援。絕路忽蒙糧餉。捨此更欲他投。雖神武聖仁。必不能曲爲救護矣。慈含開士。愍之思建。往生淨土。懺願道場。攝念佛人。歸于淨土。仍塑旃檀地藏聖像。先令見聞瞻禮者。速除諸障。增長淨信。自然於慈雲懺主所示三昧修證不難。而極力苦行堅心助成者。則有一乘高足。一乘朴實。無文日以禮拜爲行。冒雨衝寒。履冰曝日。二三年來。猶如一日。只此苦心。必是

如來及大士所使。倘亦信解舉手低頭。無不成佛。不輕授記。終非虛誑。故不以苦樂二其心也。則正非伶俐禪和所可及也。名之曰一乘的。是趨向一乘種子。而慈含實能主之。的是慈覆含靈者矣。若近若遠。若緇若素。若見若聞。皆當欣然樂助。厥成莫謂彌陀與地藏。不早已悉知悉見也。謹勸

贊

釋迦出山相贊

因修塵劫果滿六年。果亦非促。尚亦非延。擡頭夜半

明星後。依舊威音王佛前。既爾毫無奇特。何須辛苦萬千。咄。若要梅花香撲鼻。還他徹骨一番寒。

接引贊

一指光明。圓周法界。十念功成。攝取自在。人謂感應道交。誰知生佛無礙。討甚自性彌陀。只此豈屬心外。彌陀塔贊

稽首阿彌陀如來。攝受衆生。不思議。稽首廣長舌相。經諸佛護念。不思議。稽首執持名號人。徑登不退不思議。我曾發不思議願。欲以尊經作寶塔。綺迴旋復

妙莊嚴令見聞者皆隨喜善哉千里鄭居士先得我心所欲爲巧思妙筆奪天工梵文寫就無餘欠我今合掌頂禮塔願塔普放無量光我今合掌頂禮經願經任世無量壽經典所在卽是塔塔影所在卽是經若人具有廣大信始獲禮觀此經塔若人得遇此經塔畢竟當得廣大信是故我今作讚頌廣不思議功德緣

觀世音贊

展開手眼恒沙界收拾身心片石間一念不生生界

盡慈光遍炤本無緣

又

生界本空何勞慈視了無緣慈寂然凝眸

又

長舒方便手橫披慚愧裾一鉢清冷水大千煩惱除楊枝灑向行人頂頓令慧性明且虛拈來一字法門品海墨應知未盡書

思憶觀音贊

手執佛珠心緣九界上合下同積慈悲債神呪冥資

應身顯邁欲悟圓通但勤禮拜大千手眼忽然開斯則名爲觀自在

四手觀世音像讚

一性圓明通身聽觀大用無方不存規矩手眼齊彰
昭徹聾瞽四臂非略八萬非普識取自心算師莫數
介爾圓悲與樂拔苦吾師吾師四生慈父

觀音大士行像讚

一滴軍持汪洋非淺灑盡三千不虧不行生界若空
斯行廻轉

觀音大士繡像讚

九界性相從聞思三昧究盡故能現應化于針鋒指
端大悲手眼從吾人一念圓具故能示相好于目聽
耳觀華莖爲座法海安瀾倚荷承足南詢路寬不須
遠問白蓮界一線工夫仔細看

布袋和尚讚

不離率陀幻遊人世布袋頭開逢場抽稅笑口呵呵
無邊弘誓臨行自說姓名收拾幾多後裔

又

盡問袋中何所有誰知笑裏自藏刀浮沉人世無人曉塔院初成身已逃咄八萬歲時重舉似此行端不付蓬蒿

寒山拾得子讚

一真實地不解藏身十字街頭慣作浪客國清寺裏無人曉偏要鼓掌揚眉閭丘太守忽相追遂乃藏踪遁踪雖然罵破老豐干不免兩處皆狼藉

十八羅漢讚

一坐具地量等三千踟蹰不動是醒是眠

盤石宴然身心何苦病去藥除徒勞童豎月從雲現童隨杖來一指便見何須漫猜錫名慈杖振之則聲馴矣猛獸嘯亦風生文字性空磬聲無畔讀盡龍宮香煙未斷一字法門幾多貝葉畫破虛空流傳浩劫含悲於笑寓正于偏攜來布袋玄之又玄獨坐無聊有經不展果自何來猴從誰遣一鉢三衣行行止止拄杖千山芒鞋萬水長眉修臂片石棲遲仙人覩破彩鳳來儀

是心是佛權示毫端切莫錯會妄指肉團
水邊怪石鉢裏珍禽是情是性爲高爲深
盤石脫履天青日白鬼子傳經華言梵冊
一具蒲團兩肩破衲任爾容針原非縫塔
明珠在握神龍吐雲波濤鼎沸寂爾返聞
浪湧波翻安然正受彼岸中流空勞羣醜
咄哉人果宛從樹生棄之可惜食之不情
有覺覺痛捫耳悟因無痛痛覺師子頻伸

達磨大師讚

初觀震旦機思下任公釣對朕不識誰九年徒壁竈
一葉飄然暗渡江盡將男女當頭溺臊臭流傳卒未
休至今誰把旃檀療

問渠何往本自無家一葦初折毒鼓已搗風恬浪靜
從君渡可惜兒孫盡帶枷

青牛老子讚

掌周史于柱下依稀埋沒大半世訪大覺于關外無
端漏逗五千言青牛長逝何須返秦失三號筮與塤
信是大權來弄引浪傳化佛太稱冤

達大師讚

破盡流俗知見。豁開宗教眼睛。不是門庭施設極力。
勤絕識情契心印于覺範。救暗證之生盲。法道是重。
一身爲輕。試驗圖中。瞑目地始知半偈已功成。

慈山大師像讚

有謂此像太像是見師嶺南之姿。有謂此像不像是
見師匡嶽之儀。有謂若達本來面目。像不像爲兩頭
語。畢竟是僞。何之辭。予謂大師宗不宗教不教正。以
像不像之間而得其皮。且道是讚伊。是毀伊。咄。且看

眼上一雙眉

又

偉貌豐神。堅勇大勢。空定凝神。光明初霽。憂在法門。
禍福寧計。掣電奔雷。德山臨濟。密用潛行。團中海際。
知之者謂是隻手擎天。不知者謂是英雄欺世。誰思
其甘處于非宗非教之間。終不與時流同逝。

鑒空寧禪師讚

骨嶙峋。面冷落。嚴律檢珍然諾。興內院兮功成不居。
主禪林兮果因不錯。人以師爲營事之才。吾知師實

別存丘壑。嘆六十年來不炫奇。臨行落得心無作。

以德政比丘像讚

爾容則淳。爾志不倫。樂邦送想。念戒明因。甫紹波離之胤。旋爲勢至之臣。弱喪早歸。今不復迷津。法門孤寂。今予悲失人。苟弘願之匪懈。從安養而來賓。尚無忘於夙券。曰俟汝于湖濱。

寬二徐簣翁遺偈讚

八十餘年浪受生。臨行却與丹青絕。丹青非幻性。非真言幻言。真成兩截。不知者謂翁掣肘現襟。其知者

謂翁以楔出楔。雖然轉得身來。不免弄巧成拙。爲報將來學語流。莫認明珠可暗竊。

烈女汪氏讚

羨彼天都豪傑之淵。旣饒彥士亦多女賢。爰有汪氏爲程之弦。孝能刲股姑患隨痊。節義性稟匪由勉然。聞讀烈傳其心愈堅。未幾失怙身欲隨捐。姑雖守護厥志不遷。七日絕粒終以自懸。我聞權可述此芳矩。咨嗟永歎傷今思古。誰無血性獨羨爾祖。請以妙法繩斯令武。爲道忘身猶如殉父。孝名爲戒慈覆寰宇。

德類既充名聞則普橫徧豎窮悉沾香雨法界爲家
虛空作譜

頌

白牛十頌

有引

向有二種牧牛圖行于世一則從未牧至雙牴爲
圖有十其牛則自黑漸白以至於無一則從尋牛
至入塵爲圖亦十其牛則始終皆白雖云大同小
異然旨趣固自別矣予禪觀之暇偶一爲之會通
乃稍稍更定重作十頌以助警策非敢求異於古

人冀自冥心於一轍耳

失牛

白牛在西面西
童子在地面東

白牛原不遠山童無奈山童面向東柳綠桃紅空戀
惜凝眸塵劫好憎憎

此配理卽佛也所謂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
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尋牛

主人問牛所在童子茫然失措
更有一人自西而來以手遙指

主人忽聞牧童牛回首茫茫何處求賴有來人指往
路白牛端的在西頭

此配名字卽佛也。謂從經典或善知識創聞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理。發心願求返本歸源。

見迹

童子向西急走。田中多有牛跡。

慕直追尋路漸西荒原踏破是牛蹄一回瞻視知端的信步前行不復迷。

此配觀行卽佛也。謂圓五品位。依圓解修圓觀。圓

伏五住煩惱。

見牛

白牛穩卧田中。童子遙見歡喜。

橫穿九十六煙村忽覩牛王露地蹲從此脚跟輕快

也假饒氣急不須論

此配相似卽佛也。謂圓十信位相似得法性理水六根清淨。見思先落證位不退塵沙亦落證行不退。但猶未證無功用道。

得牛

白牛從容起立。童子喜撫其背。

水窮山盡不辭勞。到牛邊功已高歎息無端成久別而今方得解天弢。

此配分證卽佛也。謂圓初發心住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入秘密藏生如來家得念不退。乃至十

住皆此中攝

護牧

童子閒坐石上。
白牛飲澗自適。

雪山香草甚甘肥清冷流泉可療饑不羨稼苗盈野
綠悠然飽足度餘暉

此亦分證卽佛也謂圓十行。一行一切行稱性功德

騎歸

夕陽在山。白牛歸宿。
童跨牛背吹笛自樂

夕陽將盡晚霞稀就路還家不用揮一曲無生吹短
笛餘暉猶自照庭闌

此亦分證卽佛也謂圓十回向。法界願行事理自然融會回入平等法界海

忘牛

明月在天。牧童拍手自歌

白牛何處本無踪牧豎高歌明月峰萬象光涵秋露
冷桂枝尤自影重重

此亦分證卽佛也謂圓十地純智忘理猶如大地
能生一切佛法荷負法界衆生普入三世如來智
地

雙泯

人牛俱不見。
惟一圓相

逸多彈指闔門開笑殺當年小善財煙水百城空自
歷人牛絕迹夢初回

此配究竟卽佛之根本智也謂始本不二理智一
如徹證三無差別之性亦無能證所證可得

入塵

童子向東前行
白牛相隨在後

依稀何處現人牛垂手相將入市遊借問人牛還似
昔云何無失亦無求

此配究竟卽佛之後得智也謂佛果後普賢行乃
盡未來際常然大用之門能同流九界廣度含識

實無加於雙泯之體

諸佛說法有片喻有全喻牧牛公案可以喻宗乘
現世機緣亦可以喻佛道僧祇修證者也况圓人
善超六而常卽豈以圓融礙行布而必懷增上慢
于理性方名不落階級耶有病此領位位分配不
似衲僧氣象予謂之曰且喜老兄會祖師禪如來
禪未夢見在

銘

梵綱室銘

清信堂後集 卷七
問予何所矢恒叅梵網肯坐斷百非源方知惟此是不離最初心卽是舍那髓漸頓寧有岐一多豈異軌驗果愈明因托事益顯理莫謂浮囊微堪作中流砥諱觀心地門應信室非邇

德林座右銘

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天高之量客人則德日廣大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故曰忠以行已恕以及物又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淨社盟

糾我同志
易銘爲盟

持戒爲本淨土爲歸觀心爲要善友爲依

題歸一兄木竹杖

中虛而實節厲而溫助爾神足遊戲法門追遺踪於前邁導景從之後昆

題水新蔣居士杖

放去拄地擎天拈來磕頭碎腦有時同上須彌峰亦可共行長安道咄若非撥草并瞻風不二法門何處討

題靈隱兄杖

有首不昂有趾不驚將欲向前退後一步

題自用木竹杖

人謂爾虛我知爾實我扶爾行爾爲我弼相對無言
非干意密驀入千峰依然一室

淨信堂初集卷第七

淨信堂初集卷八

萬益道人智旭著 門人果海錄

詩偈

將欲出家與叔氏言別四絕

此行良不易一往自情深莫惜三年別相期一世心
別叔在滄墅見叔知何方遙相刮目待各自善行藏
世變不可測此心千古然無限他山意叮嚀不在言
既知身似夢還信性元真別後重相聚無渝今日盟

一筆勾

湛海浮漚起滅無端何日休。日翳空花有翳盡花存
否喙休更往迷流酸辛獨受知安無因當體元如舊
因此把世界身心一筆勾

乙丑年翻一筆勾

海湛漚浮本自無端豈更休。日翳花非有翳盡花亡
否喙及早悟真流安然正受知幻卽離那有新和舊
把甚麼世界身心一筆勾

癸亥孟秋辭徑山諸友并寫懷

祖窟稱雙徑名山久夢遊爲因禮紫柏兼復入禪樓

一句喜相究三期漫爾留那知緣有盡不覺欲離儔
旣恤同叅况還憐旅思愁孤踪雲外鶴浪迹水中鷗
拄杖千山月芒鞋萬里秋不堪重畫虎聊且學看牛
水草知安在繩鞭可自由梗萍如再遇相與問竿頭
乙丑結制吳江分韻寫懷

飄然一鉢別無能信是尋常粥飯僧結夏豈甘違佛
制談經元不落聲塵青山自許堪埋骨白髮猶慚未
有憑願得同仁相策勵不須門外設三乘

解制寫懷并呈諸友

結制暑方盛解制涼風作倏忽便九旬光陰易殂落
田禾青漸黃河水流且涸天時既有乖我心亦大錯
緬想日用中猶是戲與謔縱饒談了義依舊病爲藥
安居竟何益况復將行脚他山雖入夢只恐原如昨
俯仰身世間自憐還自愕知我托千古埋骨存一壑
矢志固爾爾浮踪何落落寄語同衆者幸勿輕然諾
丙寅季夏先慈捐世賦四念處以寫哀

觀身不淨

恩愛迷情四大緣生妄有身膿血交相潤臭穢常無

盡

嗟 餽你會莊矜畫囊盛糞。一旦神離不復堪親近。

切莫把未爛骷髏認作真

觀受是苦

妄想驅馳吸攬前塵作所依。業感原無意苦樂隨因。
異 嗟 苦果實堪悲酸辛難比。世樂雖榮享盡愁還至。
切莫把五欲塵勞枉自迷

觀心無常

迷却真常緣氣紛紜集一腔。離彼前塵相分別成何。
狀 嗟 饒你會思量終歸罔象。過未無踪現在原長往。

淨信堂夜集
切莫把流注心機作主張

觀法無我

藏性周圓循業隨心法法全和合因緣外戲論須排
遣外道枉糾纏盲無慧眼妙有真空覓我同陽燄
切莫把十界依他作本然

解制自弔并誡諸友

舊年結夏彭水濱今年結夏姑蘇城舊年解制毋尚
在今年解制徒傷情世出世孝兩無常嗚呼今且爲
窮民憶我昔時尅期取果志何狡嗟嗟四載有餘徒

自撓楞嚴法華雖爛熟說食元來終不飽忽忽不念
死將至依舊空身見閻老空身依舊不足恤辜負吾
衣色用皂皂衣本是解脫服捫心翻覺生煩惱名不
稱實古人恥噫嘻幼志成虛抱是以清霄每自呻痛
腸擬欲向誰陳顰眉淚目復奚益見者依然楚與秦
顧我婆心不能死叨叨還願誠同仁現爲浪子偏憐
客敢曰邀名漫鼓脣世界浮虛世事幻莫將無益老
吾身名聞利養自昔不常在袈裟一失千古萬古終
沈淪

戊辰新正出關畱別吳江諸友八首

有引

予久杜口謝筆矣。今將長往深山與諸友言別。後會杳無定期。一點道情脉脉不容自己。爰刺舌端血權搦管城公。畱此八偈相贈。既不修辭。并未知叶韻與否。譬如草頭單方。不貴藥味直錢。但願諸友服之除病耳。

苦海渺無邊。彌陀有願船。莫愁不相渡。只要趁船錢。戒是趁船錢。諸君請自堅。平時若缺失。上路沒盤纏。酒是煒銅汁。姪爲猛火山。人天永無分。況可望金蓮。

輕重等須護。莫將容易看。浮囊古有喻。惟此最宜慳。攝身還檢意。內外不宜偏。心是機關主。如何可弗閑。戒是人天路。尤憑念力專。人天福有盡。豈若禮金仙。教觀功難越。橫超念最賢。一聲佛號處。已侍世尊前。參究雖云頓。嗟今倍復難。小安成大妄。何似用金磚。休夏自歎兼呈修雅法主

九旬何所辦。結夏忽云休。自恣成虛語。孟蘭志未酬。幻身恒百病。業識復千尤。內省悲方切。觀時志愈愁。藐躬奚足恤。大厦倍堪憂。魔說彌城野。師弦絕九州。

淨信堂稿集 卷八
荷擔非獨力臭味每多矛盾腕于今久銘心與古儔
感茲格外遇宛爾意中求拂迹交能締忘年盟可牢
蕭然林樹下常共白雲遊

惺兄得廣參博訪閩贈以俚言

覺皇時已邁合識方遺本執教逞空談依禪思多瞞
誰將正法愛全作自心憑有懷惺居士與我同所付
我以千古交搜精用補袞君以百城歷取益開羣
兩途各騁馳厥旨適非遠是以空中師再決成相勉
知君飲法流終不猶河颺南詢豈憚勞會得畢竟偃

君既有日益我亦能日損損益恰互資誰言垂迹反
其振積時衰永慰生平悃

和販一兄二首 原得附

蕩蕩王途無黨偏水堪乘馬陸通船未知妙用起
言象何異橫梢執定盤

萬象周零落木天窮頭露面亦堪憐扶衰起泰當
人事誓取摩尼走大千

長安有路家家透何事偏求馬與船言象本來真妙
用重輕元不離星盤

破家蕩產英雄事，慳惜微貲真可憐。縱博萬場今日始，一塵便可注三千。

送行四首

有引

惺兄得出家闍，將往博山薙髮。飯修二公與之行，且預訂金蘭之約。法門真快事也，而雪航兄實啓其端。敬賦四律以壯行色。

雪老冰枯冬已闌，燈輝歷歷照禪關。魔軍久肆誰令怖，法印將埋孰與看。安養不妨頻送想，毘尼正爾願無殫。忽觀惺老披緇兆，遂與幽人賦采蘭。

昔年相識五雲間，何似今朝契更專。舉過豈嫌深激，勵輔仁奚事習柔。便春回頓改殘冬色，雪積逾增翠竹妍。從此共祛寒氣盡，悠悠舜日與堯天。

永嘉何事禮曹溪，宗眼明時教愈微。舊諦已曾盟鼎足，新知倍喜契圓伊。搬柴運水尋常句，非棄非離格外思。辨取金沙提正印，勤王殺賊更奚疑。

去年相愛亦芬芳，獨善爲懷允可商。破格一朝誠不易，匡扶千古豈尋常。芒屨破處脚跟穩，拄杖回時手眼良。寄語守株門下客，同將祖道苦茗嘗。

自送四首 小引

惺兄邀我同行賦詩自贈意在拋磚引玉也

卧薪嘗膽幾春秋今日重爲浪子遊俠骨不妨凌北
斗劍光何啻爍南州鶯啼新柳聲聲媚雁過寒潭字
字畱快得同心相助力軍前直斬戴天仇

壯夫何用漫悲秋俠客寧忘湖海遊一劍不須陳魏
闕五車更恥步瀛洲交盟格外言多逆錐處囊中穎
豈畱共慶王師無與敵恩猶不宰孰爲仇

擬將塵劫作春秋發足當爲剎海遊三昧已能窮幻

網蜃樓元不離南洲姪坊酒肆逢場戲劍樹刀山任
去留堪笑從前皆錯認於今方信本無仇

劫外長春那有秋寂光周徧阿誰遊幻修擬學詢南
客大誓還須度北洲遠谷鐘鳴聲不減碧空鳥過迹
奚留歸來共了慈悲債與樂無分恩與仇

路次惠安寺有感

法林凋謝不能春俛仰時流悲逾臻圓頂方袍雖徧
地亡身爲法果誰人

曹溪行呈無異禪師 有序

淨信堂初集 卷八
不肖旭初信佛法。便聞有等假稱悟道。誰惑世人。心甚傷之。未幾得讀博山警語。竊喜正法猶在。然私謂亦是一種良方耳。未能徧療衆病也。是後數見禪人自博山來者。嘖嘖稱揚其盛。及叩之。則惟一句死話頭。不爲優免。牌便爲繫驢橛。求其入理處。尚不可得。况向上一著。不住於理者耶。從此叅見之心息矣。邇年來。狂罔禪客。往往有謗博山者。方疑必有不同流俗處。故感得惡言供養。由是復起敬心。偶一日訪至人於惺谷道兄。惺谷曰。吾師

乎。吾師乎。雖不能如大醫王善療衆病。而破癰拔毒。則一科所專精也。雖不能如王兵臣盡征不服。而搜奸察僞。則守關之老吏也。汝何不一見之。乃以耳爲目哉。於是與二三知己。匍匐叅請。旣獲覲光儀。親聞慈誨。方知大師乘大願具大力。運大悲。拓大量。真欲棟梁大厦。砥柱中流。殊與諸方不同。宗門一脈。誠賴以不墜地焉。藐予小子。以禪治惑。以律扶衰。雖一刀直入。不能爲嫡骨之兒。而三學相階。亦可作白茅之藉。顧惟業重福輕。障深慧淺。

所賴攝護拔濟豈小小哉。況不肖與惺答旣盟兄弟之交。則於大師便有伯父之誼。敬賦俚言以表仰信。非敢飾辭聊取達意云爾。

法王示寂如日冥衆聖不住亦如電。猩臭狐涎濺九州。獅猊喘息僅如線。此時不有至人弔孰與羣生摧大敵。賴有吾師乘願來。直飲曹溪源一滴。一滴沾心微。骨康頓呻出窟。增威力四望高聲吼。未終百獸驚惶無處匿。堪嗟野干詐相親。拾取餘殘誑他國。自慚不具超方眼。以耳爲目寧相識。今日相逢非偶然。嗣

法無緣聊嗣德。願將一滴曹溪源。衍作百千大海減。願將法海百千流。滙作曹溪源。莫測九陞能令簾幙高三宗。莫作鼎足勒藐爾。予懷庶可舒。從茲共作能仁翊。

弘願歌贈壁如兄

有引

予向讀回生紀而知王伯無居士真奇人也。嗣又聞以大悲懺力而眼仍如故。且以解脫心力而飄然遐舉。益奇之。正擬與惺兄相訪。不意甫至博山。則居士現比丘相。稱壁如師矣。傾蓋如故。遂盟世

外之交且蒙以閱藏中事囑我具見菩薩利他苦心子俛仰時輩憂切杞人何幸棟隆有望傾否可期聊賦俚言志喜非敢言贈也

我友古人易神交有書詩古人友我難逝者竟如斯淳風雖遠猶未盡慰我其惟王老師師乘弘願生五濁示現業感真竒卓肉眼還同天眼開比丘身自宰官覺戒力懃力兩相侔一衲一瓢隨去留掩關楚國書大法光明時向毫端流枯坐博山究禪理無邊義海一句收一句包含沒邊畔毘尼教觀同條貫羨君

悲智久雙修不似今時擔板漢蒙君付囑非偶爾我思早已欲爲此願借慈心三昧力共布法雲頒法喜七寶池邊攜手行莫疑故國爲他里

贈壁如兄掩關用博山原韻

蕭然一室勝嵩山覷破禪機只等閒但莫將心擬牆壁去來何處不長安

讀博山二刻序寄懷雨海居士

法林久已敝憂豈僅分途競熾門庭見誰思匡濟圖本宗曾未了彼此鎮相誣掩耳心還痛那堪調自孤

快逢何惺谷療我半沉痾尚友癖仍在恒懷代木吁
惺公謂我無太悲泉南尚有奇男兒與君同庚亦同
志與我身睽心不睽我聞惺公作是語神交每向泉
南期一朝捧讀答響序恍爾周公入夢時知君正見
卓千古知君能聲塗毒鼓知君能說必能行莫將他
寶頻頻數榮名數奇奚足恤丈夫自有擎天質斯世
膏肓卽君疾阿伽陀藥無令失春溪楊柳正芬芳泉
南卽是毘耶室

凌波行和旻昭及無異師

浪湧波翻奚足愁堪嗟河伯徒誇秋海若納川不用
謀觀水有術宜湍流滾滾滔滔勢無竭大地山河一
片雪驚濤拍天景况同逆風舉棹伎倆別撞破須彌
顛倒走帝釋鼻孔失其守三世諸佛不知有熾然生
滅無量壽高原隔望徒疑危未入舟中那許知旋嵐
弗向空劫吹爾餒本是毘盧師休教坐向不動地跛
鼈盲龜向上事能祖風旂爛葛藤等閒笑破第一義
縱橫出沒不求安魔佛由來手裏丸冷看彼岸先登
客正屬長安夢未殘

贈戒珠偈

有序

戒珠禪兄鳳陽天長馬氏子也。性至孝。割肱救父。剖肝救母。名著鄉國久矣。迨其二尊人謝世。遂復剃染。修出世大孝。予舊歲遇於普陀。感其行篤志切。偕至雲棲。受沙彌戒。今復晤於金陵。道念益勤。乃與惺谷兄等締莫逆交。願入淨業勝社。爲拈一偈以作左券。

毘尼禪觀互莊嚴。攜手同歸極樂天。贏得孝思爲行本。戒珠朗握炤三千。

贈一門

有小引

偕飯一汝航二兄遊棲霞。值法華靜主入關一門。兄遂以靜廬爲二兄安居地。賦此相贈。兼訂蓮邦之約。

棲霞山前蓮花池。棲霞山內蓮花室。關中時讀蓮華經。白社共托蓮花質。我攜同志爲同盟。萬法攝來門祇一。一門深入更奚疑。舉頭誰不見千佛。繞旋千佛紫峰泉。飲者冷然沁禪骨。有時散步碧巖外。薄暮觀成懸鼓日。有時跌坐茅菴裏。午夜神遊安養窟。戒色

莊嚴嵐氣清，鳴聲和暢松。濤沸休夏無，忘結夏期從。
今自恣名須核。

結夏靈谷與諸友言別

蓮盟浩劫事，萍浪片時踪。努力各前邁，拭眼待秋風。
秋風一起，百果實。男兒突出純鋼骨，荷擔正法煥然。
新自度自脫，非奇特。

棲霞三景

如來泉

三聖殿接引導師像，乃鑿石所成。口中嘗出甘露，余因目之爲如來泉。

相因石壁顯，泉向佛牙流。徧界沾真味，無勞問舌頭。

千佛嶺

似入飛來境，還疑彌勒樓。無邊色相海，光與白雲遊。

攝山頂

身棲碧霞外，目攝亂山峰。最是關情事，江帆萬里風。

贈別雪岸

蕭然一室孰爲親，雪骨冰肌與道鄰。卒歲但將經作
課，避時聊借病安身。交盟世外無懷土，居卜山中却
喜貧。何日虎林重握手，毘尼社裏有同倫。

示章一行居士

淨信堂初集 卷八
西方有路直如弦莫把多岐徒自謾五種戒身成淨
業一聲佛號透玄關觀門須向聞思始教理難將影
響傳牢把脚跟高著眼相期握手寶池邊

祇園無山堂歌

名葩盛滿祇擬供微塵方飯後聊經行煙霞癖已忘
堂構溪山裏山非堂外峙見山不見山未是無山肯
無山山大好非隔長安道長安何晏然自我幽人抱
幽人奚所望時攬藕花香天樂鎮盈耳須摩本故鄉
送想寄懸鼓寧須羨握塵欲識黃金地只此祇園土

答卓無量居士偈

菩提心寶不思議既發須令無間斷滅一切惡無不
盡修一切善無不滿意一切衆無有餘匪徒虛解宜
力行力行當使悲智圓一切弘誓得具足善知慚愧
深精進是名炤世無量光若人雖有廣大心仍被煩
惱瀑流轉斯則已身尚沉溺欲度衆生無是處是故
卓君應勇猛誓不忘失今日心

一還方丈然香自新以偈贈之

無量白淨法皆從覺悟生覺迷迷便滅悟非非豈存

淨信堂初集 卷八
迷滅非永盡斯名炤世燈始從一念錯還從一念悔
悔力既堅貞乃能懺往罪三世悉清涼是爲一還義
一還不復迷然香表深誓五炷淨戒香香光炤蒙憤
未懺殺業前徧界皆殺緣已懺殺業後徧界慈心圓
未懺盜業日徧界皆偷術已懺盜業後徧界成寧謐
未懺姪業際徧界皆邪戾已懺姪業後徧界無塵障
未懺妄語時徧界堪疑危已懺妄語後徧界同秉彙
未懺飲酒罪徧界皆昏迷已懺飲酒業徧界朗明慧
此是不思議無作妙戒體五分法身香無不從茲起

莫謂五戒小直至菩提道莫謂懺力薄由之入妙覺
願盡未來劫三業常調攝速成調御師苦海爲舟楫
贈澹居大德血書華嚴經

刺血書成法界經展時無字不光明導歸無量光王
刹不墮狂禪鼠唧鳴

贈印海一還二方丈持梵網并念佛

塵緣雖碌碌佛法無多子亦不離塵緣而覓佛法旨
正念恒自持淨戒畢生矢無被逆境動莫爲順境使
有事尋常應無事心便止藉境堪鍊心心鍊剗骨峙

屹然居中流狂瀾賴以砥是名真住持諸佛所讚美
梵網微妙門彌陀弘願璽欲契本覺源但從今日始
警遂徵偈

日炤紙窻明驀然起悲思但有
好順人曾無剛烈志
猶如彼癡蠅只向窻前滯不肯猛回頭云何得出世
壽卓襄野居士

行直無諸委曲心淨必須極證勘破承虛接響薦取
全修卽性性具修今修在性此是吾家真究竟以茲
妙法祝君年直至菩提永無病

題卓無量普觀圖

會依報爲蓮花攝三身爲自己非以身往彼方非移
蓮花到此欲識箇中消息問取無量卓子

題鄧彰甫語小編

微塵大千小大無性語大語小兩俱話柄空中梵書
文彩常炳擬將眼觀便成眚病未運筆前幾多逸韻
從茲精義以入神鄧君卽是書中聖

淨土偈六十首

有引

博山禪師拈淨土偈每云淨心卽是西方土蓋欲

以因攝果也而讀者不達遂至以理奪事幾成破
法予觸耳感懷更拈西方卽是唯心土凡六十首
隨機指示俾以事扶理而理不墮偏空非敢駕軼
先達聊附于補偏救弊之職云爾

西方卽是唯心土修證應須痛著鞭莫把年華容易
度年華未必爲君延

西方卽是唯心土一串明珠萬行圓招到斷時頻換
線蓮邦左袞更無愆

西方卽是唯心上無上深禪不用叅佛向念中全體

露更生疑慮太癡憨

西方卽是唯心土離土談心實倒顛念念總皆歸佛
海何須重覓祖師禪

西方卽是唯心土一鉢三衣淨業優珍重此生彈指
過彌陀未見莫先休

西方卽是唯心土欲證無生須護生慈忍久修成淨
業珍池何慮不標名

西方卽是唯心土八德池中寶水盈一滴飲人成淨
種六根都攝悟無生

西方卽是唯心土得見彌陀始悟心寸土不存非斷滅堂堂相好寂光身

西方卽是唯心土須向今生透此關百歲剎那何足戀好將三學作司南

西方卽是唯心土緣具方能了正因忍慧互資成戒品明珠護惜不宜輕

西方卽是唯心土欲悟惟心但念西舌相廣長猶不信更求玄妙抑何癡

西方卽是唯心土上善同歸第一津撥草瞻風無別

指會須薦取寂光身

西方卽是唯心土欲了唯心且制心忍慧保持清淨種莫教眠暗乍相侵

西方卽是唯心土未到西方溪可危夙障已如波浪

湧那堪新業又相隨

西方卽是唯心土顯實開權悟妙蓮字字發明圓頓解始知讀誦有單傳

西方卽是唯心土齋戒堅持莫使疎人世總皆跼蹐境不須旅邸覓安居

西方卽是唯心土巴鼻何須更問人四句百非皆妙
旨欲求離絕便迷津

西方卽是唯心土無相非從相外求擬欲將心取無
相靈龜曳尾亦堪憂

西方卽是唯心土未識西方豈識心何事謬希圓頓
解却將落葉作黃金

西方卽是唯心土理事相應始有功用未能達現
行如何妄欲擬真宗

西方卽是唯心土更覓唯心見已違光影揣摩成活

計蓮邦何日薄言歸

西方卽是唯心土土淨心空病亦忘良藥不勞從外
覓阿伽一味有餘香

西方卽是唯心土錯認唯心遠故鄉忘道見山紆見
惑漢官誰羨夜郎王

西方卽是唯心土篤信西方始信心念念若開圓頓
解不須離教自玄淡

西方卽是唯心土寂寂惺惺功始微覷破浮生無可
戀七珍池上喜相隨

淨堂集卷八
西方卽是唯心土最苦娑婆根未剷猛省直教癡愛
斷始知睿哲自超凡
西方卽是唯心土好向西方早結趺作是同源能諦
信觀成了了路非紆
西方卽是唯心土擬撥西方理便乖極樂一塵同剎
海假饒天眼未知涯
西方卽是唯心土無熟無寒樂事稠况得妙音常歷
耳時同勝友共遨遊
西方卽是唯心土八德珍池徹底清入浴頓令塵垢

淨堂獨露法王身

西方卽是唯心土妙在同居第一關但得九蓮能托
質寂光何慮不時還

西方卽是唯心土水鳥風柯向上機無待百城煙水

過寶樓彈指自無疑

西方卽是唯心土妙法恒宣學問多一入總持無盡

藏不勞咄嗟及咿唔

西方卽是唯心土剎海莊嚴映樹間舉目便能游歷

盡不須涉水更登山

淨信堂初集 卷八
西方卽是唯心土土淨方知心體空一切境風猶掛
念云何妄說任西東
西方卽是唯心土念念求生事已遲何故更隨岐路
去甘令沉溺沒歸期
西方卽是唯心土莫把唯心旨趣誣迷悟去來元藏
性謾言平等却成迂
西方卽是唯心土白藕池開不用栽一念頓教歸佛
海何勞少室與天台
西方卽是唯心土觀破娑婆莫更遲念念欲離三界

毒休教慈母憶孤兒

西方卽是唯心土努力求生不用疑天性至親從此
會寶池花影正參差

西方卽是唯心土悲智相應始克生莫謂大悲應懸
濁化他須是自功成

西方卽是唯心土徹證惟心在此生生實無生安用
諱莫貪玄妙喪天真

西方卽是唯心土像季尤爲法海梁信念剎那能甫
具珍池已覺寶花香

西方卽是唯心土就路還家力不勞千聖相傳惟此
實莫將世樂較卑高

西方卽是唯心土歷歷分明豈俟參實色似霞光似
月一花中有剎幢舍

西方卽是唯心土莫羨娑婆幻質清饒你莊矜終腐
敗何如蓮萼永離縈

西方卽是唯心土功行應教日日鮮一息不存誰努
力豈將精進遜先賢

西方卽是唯心土努力同持精進幢徹悟寂光還性

覺棲神終不離蓮邦

西方卽是唯心土何故癡迷只戀東取捨極時方合
轍休將常寂作頑空

西方卽是唯心土徑路歸家更不岐母子會時本始
合觀音勢至奏墳簍

西方卽是唯心土三昧中王道最微瞥爾生疑千古
隔咬釘嚼鐵莫依違

西方卽是唯心土惡取空談勿悞聽萬善緣因歸性
具莫教長劫枉玲嶸

西方卽是唯心土依正融通理本如畢志棲神無自昧性修交徹路寧紆

西方卽是唯心土直捷從來難較勳感應不離當念得定中常侍聖明君

西方卽是唯心土萬技千能一念含海量法門深諦信願將塵刹與君談

西方卽是唯心土劫外長敷不謝花無相法門從繪出筆端全具白牛車

西方卽是唯心土愷悌慈祥第一因念念不離無量

覺池中蓮萼自芬馨

西方卽是唯心土不比權乘歷劫修一念圓成歸佛海返觀身世等浮漚

西方卽是唯心土早把娑婆愛習除五欲本來無可樂好從皈依覓玄珠

西方卽是唯心土慧日高懸第一機事理雙融真淨業現前何法不玄微

和不我兄二偈

度水穿雲卒未休爲尋勝友拯迷流不須坐向毘盧

頂十字街頭握手遊
每歎宗乘事已非
盲修瞎鍊欲何爲
知君獨具超方眼
枯木巖前路豈迷

示智恒字鑑如

鑑徹真如體元光
本自恒莫將明覺妄
幻作寂空塵
了了原無物
方宜拂拭勤
秀能親切肯會得不須分

示房恒薙髮

僧相堂堂非偶然
應思步履傲前賢
明心好向三皈始
立志還從五戒先
勤苦不辭成禪聚
誦持無缺悟

靈源只今頓使波旬怖戰勝何須待具圓

示寶所

著有落人天
著空墮三惡
惟有西方土
超出有無國
熾然求往生
莫復存疑想
設更謾躊躇
踟躕偏邪見
日長思量分別
法謗于真智慧
永劫沉淊坑
諸佛無能救
好向事中求
勿從空中取
步步踐實地
疾得到寶所

示虞居士

西方卽是唯心土
土上善同歸
多眷屬祇應念念向家鄉
不須旅邸愁孤獨
旅邸萍踪總是空
丈夫自有光

明燭炤破昏衢迷路入西湖楊柳年年綠
過橋李東塔見禪師上堂有感
樹杪聲聲泣露哀岸舟魚背漫相猜宗乘頓逐東流
下觸目難禁淚滿腮
一滴孤涎澈體腥那堪拈向法王庭却慚普眼能弘
護猶使天人掩耳聽
聾人聽曲啞人歌跛躂相將共伐柯今日已成冥暗
界不知向後又如何
借問誰同嬰杵憂區區一命爲君留應知天運無終

否負棘披荆未肯休

已已結冬永慶再閣律藏賦似歸一諸兄四首
歲晚寒方盛安居藉道暉愛逾冬月日箴比佩弦韋
顧命宜頻想時艱願早揮此緣良不易幸勿更依違
爲憐饑餓客共集法資糧三昧從聞慧緣因首戒香
操宜松雪茂交與蕙蘭芳莫漫辭繁瑣應知功不唐
自愧非堅質匡扶賴友朋感茲英俊士能作劣庸憑
歸命猶嫌晚忘身亦所應服勤函丈內佇望雅相矜
側聞鶯語好不減鴈書諧禦侮惟吾輩操戈歎彼儕

法同人共集文與義俱匯一洗今時陋相將入聖階
寄懷惺谷如是二兄及秣陵諸友

七年行脚漫嗟吁一識惺公念已愉多友甫欣茹彙
吉半江仍歎鴈行迂同風應不分吳越礪志寧忘慎
步趨遙望舊遊頻致祝莫教陳習作新瘡

送歸一兄省親然香訂結社之約

春郊薄莫望楊柳胡顏頤行人競折取頓使柔條稀
感時別知已惆悵徒依違匪關情見使念法乃歎歎
法流日下誰復砥獨有良朋允所歸信相啓迪疑相

析爲梁爲棟亦爲樨分襟半載奚足驚締盟塵劫豈
寒盟羨君天性睽能合十年抑鬱於今平悲我安居
失所怙問津發足徒紆程擬將煉臂三焦炷佇望溪
秋二鉗鳴雅知慈願不我棄謾云踪跡等浮萍鶴峰
不減雁山勝須爾相扶持脚鐙

送智度歸松陵

君不見貧燈士光徹夜明遠勝君王百千炷又不見
沙彌甫發大乘心威德巍巍動師主衣裏明珠曠劫
存終嶮辛苦何曾寔謾將一日價酬勞自生滿足徒

清仁堂文集 卷八
栩栩終朝止息草菴中誰知長者真吾父好向朱門
認至親免使慈尊從牖覩昔來曾結勝因緣於今飲
膳還同釜應念操戈遍域中獨賴吾儕外禦侮棟梁
椽柱各相須莫謂能勝惟大樹送君歸去憶君來與
君共擇香河乳

擬古

流言淡可傷月旦知奚仿競將耳爲目未委音隨響
青蠅每逐羶幽蘭罕鑒賞蛙鼓奏簫韶夜机疑魍魎
既付漢圖遶方誇夜郎廣單運噓隻輪浪鳴悲獨掌

嗟哉有智人誰復思塵網

隱思篇

秋深白露濃梁間燕不語悲我世外人胡受世間困
笑貌帶枷桡舉止同囹圄伯氏甫吹堦仲氏將擊敵
聞牆猶未央外侮疇思禦行履多叅差言談亦齟齬
既已亂官商豈能諧律呂所趨萬品殊終不相爲侶
隨處染情生孰知咸在旅駟馬駕方馳螳蜋空怒臂
羨彼耕力勤欣然獲多穰嗟嗟釣魚翁何事殖其蠶
江湖浪自闊未必偏奪與織女任劬勞種麻將緝紵

清信堂初集 卷八
紡績未停機小東軸已杼居諸曾幾易摩竭條相佇
生前一嗜羔瞬息身作犂輪轉靡暫停宛似織時紵
劣得片時歡競言天所予茫茫爾餓河何洲復何渚
擬脫堅冰裂復遭炎沸煮逼迫劫波長由已非由汝
或作羣彙尊裳冕時臨寧或作逋逃客畏竄如烏鼠
榮辱暫時分同喪無常杵慧眼一遐觀寧不深爲療
早覓清冷泉沃彼憂煩暑征途苦正殷招手同來茹
乍蘇疲困情進之香積黍漸令澈體涼衣以兜羅絺
調適且康寧華屋相安處莫令愁空乏七財恒裕貯

既盈福德資兼設三昧醑此身永逸閒眷屬喜相胥
蕭然塵俗間養豐智自謂妙辯稱機宜大地爲其楮
法雲方油油甘露乃滑滑三輪甚微細四悉收功巨
邪外盡歸降魔怨誰敢拒五逆信根生闡提性非詎
不讓百城童追蹤八歲女一念果相應千佛咸垂許
尚嗤金翅王况復千里駢解脫是非場清泰鐵城鉅
收來華藏邦放去一粒秬十虛等浮漚六卽存商鉅
虛空爲殿堂法界爲鐘虞攝之無不融揀之無不距
扣擊絕區垠音聲無處所克備百千樂爰雨恒沙糈

塵相互莊嚴不容亦不阻採來無盡根奚更思苦苴
赫日曜晴空長夜須彌炬的的洞然明直下何勞貶
客來燈結花雨至澤生礎覓石好登衡酌泉須問漣
蒸膏斯縛芻伏臘自陳俎內紹每傳衣螭蛉巧用詛
家業各相承徒施勸與沮獨笑北轅人揚言欲之楚
亦曰荷百鈞匹雛猶未舉漫謂愧璉瑚噫嘻尚非筭
宮牆應有門趨謁曷紊敘五味苟失調衆舌孰肯咀
三復五子歌再思三王緒大厦匪一材微纒合衆苦
會得龍無首共吟江有鱖海印發禪思觀濶聿在淑

攜手十玄門慶快生平莫誘彼童蒙但朝三堪賦芋
喜怒俾相忘進退乃由序遐哉格外英屹爾中流嶼
我欲恒與親相就西郊墅

病中自歎并呈社友四首

見思紛擾亦堪憂獨愧披緇志未酬除境除心成兩
概談宗談教倍多矛盾悲豈隔恒沙界大誓終期塵
劫留弱羽傳枝誠自諒願祈早附寶蓮舟
毘尼一綫僅如絲言行相違每自悲擬集英賢同荷
負不堪臭味尚參差四商吾欲尋心老三學誰思繼

古規盡道捨枝方得本那知摧葉幹將危
拈頭作尾只尋常錯認源流最可傷適意不妨言戒
緩憚繁每欲笑尋行坐觀綱組隳斯世誰發深心契
樂鄉謾道逆情方順性未知何日把情降
半身病廢定無堅知我應垂格外憐豈願榮名存且
暮祇求佛法永坤乾毘尼誰實非同行顧命胡爲讓
仔肩上品上生誠有志具諸戒行不宜捐

無聊吟

未識無聊計恒懷有感情蛩鳴秋夜冷雁掠曉天橫

弘護思祇樹浮沉擬水萍孤心對明月直視自忘燈
贈建初然香發願

茫茫三界盡如盲莫向塵緣徒自醒五戒不持人道
遠三皈未曉障途縈然香預辨翻邪志秉法無宜失
早程物轉轉他惟一念佇看慈杖破魔兵

贈孤休老師二首

舉世皆行假惟君猶尚真操從冰雪勵量托聖言申
爲法悲方切研機志未伸相逢不恨晚願共燭迷津
盡擬超方便誰知路轉迢已存悲救想好把願輪雕

既息螳螂怒方叅郢匠寮蓮盟吾已締樂地幸相招
贈衆已

盡大地是箇自己彌陀亦在裏許安身盡法界不出
彌陀一毛孔光明自己更向何處著脚念念彌陀念
念已自他不隔是真叅若從少室求端的鈍置已靈
深可憐故今叅已無別事六時長憶紫金仙丈夫不
惜庸流笑但願同歸極樂天

贈若雲二首

盡說乘爲急誰知戒不迂在瓶難貯乳魚目豈成珠

既欲遵遺教應思向樂都淨因期共塲一挽末時趨
十載風塵隔初心矢未忘淨修雖小後弘誓適相當
遜志情緣短忘年道意長勉旃勤晚節不羨菊花香

示印心觀禪人

欲悟惟心觀應思圓頓章世伊聊借喻天目未相當
絕待非文字離微豈斷常隨緣能薦取法海任徜徉

示法舟經禪人

解脫非干默文言性自玄教分十三部理合百千淵
見月能忘指觀心已入禪常遊薩婆若何法不稱圓

淨信堂稿集 卷八
三十一
乞香三首

純燒沈水訓昭然誰作山中第一檀煙未騰空香已
徧論功寧止直三千

一度添香一度欣鼻根顯出古觀音直教共證香巖
法不負當時檀施心

香施從來不厭多然時堪使夢魂蘇無生理自煙塵
逆非鼻非空豈憊懼

寄懷飯一兄

故人遠在天之涯我欲相依緣未諧松風鳥語增悲

恩流水白雲空掛懷浮踪萍梗奚足恤切磋友誼那
堪失一自與君分袂來藥無瞑眩寧瘳疾去壘固有
惺公郢作範誰將嚴淨警嗟我燈光自照難幽機獨
賴同仁炳是以隨君巖谷思洞庭荒草久爲耜天厨
雖未分香供跌坐已堪忘日移囑君無替昔時約飄
然一葦全金諾新秋徐步鶴峰前側耳佇聽傳信鵲
警惺谷兄

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世人昧昧何足與儔一芥翳天
一塵覆地最要防閑學人習氣未預法流止名乾慧

開眼尿淋倍堪慚愧欲臻二利須慎細德輪翼不虧
高遠無失

割股救惺谷兄

幻緣和合受茲身欲剗千瘡愧未能爪許薄皮聊奉
供用酬嚴憚切磋恩

答初平發願

有願無行如人無足有行無願如盲無導信步前行
嶮惡誰保丁茲末季法弱魔強縱有乾慧猶難穩足
况雖立志慧眼未開今生不度更待何生阿彌陀佛

大願溪慈如母憶子子何弗思若不至心早暮回向
悠悠緩縱卽逃逝人非必訶謗乃名逃逝汝今已能
奮然自新當知珍池斯萌蓮蓋從今數發相續不斷
斯可名爲勇猛丈夫如或未然仍前習氣始勤終惰
口向心背既非菩薩亦非二乘常在三界出沒輪迴
自未能度云何度人如被漂者欲拯岸行如癩病者
賣瘡癰藥愚癡顛倒舉世所嗤汝旣發心我溪隨喜
復爲勸助使得堅忍同觀慈尊共化塵刹盡未來際
永矢弗諼願汝精勤先成佛道我作文殊助汝揚化

示初平發心

莫謂菩提心難發屠刀放下便成佛莫謂菩提心易發杯水豈停鼎內沸欲明曠劫大因緣先把生平懷抱拂眼前活計若關情本地風光終受屈應思法日已將傾羣靈失怙真堪鬱智悲一念頓相應妙用何勞向外乞勸君速發難發心從來由已非由物

聞謗

所言之過若有實既已有實何名謗所言之過若無實既不相干亦豈謗若以語言爲謗事後字未出前

音滅若以書文爲謗事白者是紙黑是墨如是觀謗謗安在云何于謗輒生惱四大本空蘊非我誰爲能謗誰受謗既能聞謗無瞋恨復應發起大悲心我由無始迷本覺幻業積集結諸怨是故今招惡口加皆因往昔自業力又復修道未精確威德尠劣致羣疑若不慚愧自尅責損彼損已罪所生若知因謗自增勝謗者卽是良善友因於謗故長大悲彼人當得殊勝利謗爲明鏡炤我疵謗爲甘露療我病謗是炎時清冷風亦是睡時大聲鼓覺悟夢境令速醒消除熱

淨信堂初集 卷八
惱常安樂謗爲法界趣不過彼已共登無上覺

輓惺谷兄

徹底婆心未肯休不堪業運已遷流浮漚雖逐虛緣
散熱血應同實際留自射果然難下手爲人須是再
低頭臨行贈汝無多子一句彌陀作大舟

輓抱一

六十年來常寺退臨行一著却爭先塔中五色光能
現炤破娑婆不曉天

示章淨見法號明諦

每歎邊邪見恒隨濁智流妄識將爲性頑空認作洲
未明四諦法豈信樂邦舟急須開慧眼徹見法王猷
理貴事中顯性從修處求淨心求淨行因淨果方侔
教觀常熏習師資須共遊拔去塵情染祛除異說蠹
旣坐蓮花座還遊彌勒樓共觀無際海不復戀浮漚
三學一心薦剎網一座收朗然歸大覺切勿半途休
殷勤重致囑金性定非鎗好具超方眼同開舉世幽

示存朴

欲作法王臣應思善自養止惡不須懲行善何勞獎

三業並緣慈四儀恒不爽戒爲勝璵珞忍是堅鎧仗
鎧仗可降魔璵珞人天仰習氣漸能消定慧油然而長
觸事當再思見聞宜日廣舉止異常流步趨効龍象
捨却片時謀方獲剎塵讜珍重此生中決出娑婆網
示惟一
理行原從事度周一光東炤復何求桂香滿院銀河
皎萬派千江月影侔

樂友偈

山居絕塵境惟以德爲鄰法備千如網人堪萬古掄

昔年恒夢憶今日喜如閭採薇甘忘世無勞告食貧
馬麥償餘報賢朋味自長共期塵劫志渾覺逆緣良
快論能消暑微談足潤腸波旬徒喪力端不奈鍾郎
昔卧臯亭室綠強亦倍憂有糧心豈慰無友疾寧瘳
三益時相對八風奚足酬靈峰一片石信可矢千秋
已入芝蘭室同披慚愧衣法流從內湧塵霧任前飛
抱病姑藏拙忘言且息幾浴沂欣有伴更莫歎知希
示潘智海法號戒如

戒體本無作如心不可盡心量不可知以智知無盡

清仁堂文集 卷八
佛智無有涯佛戒亦如是故以大海喻受者亦復然
汝名爲智海當從戒藏入定慧從茲生卽向戒中得
一切法趣戒一切水趣海無漏淨色身始從今日得
修性已交成莫更從他覓

示成廉剃髮二首

微動金刀髮已殫良緣莫作等閒看堂堂戒體應時
顯浩浩情波立地乾求寂義歸本始合舍那因自息
慈完殷勤致語無他法頭正應知尾自端
出家一事元無等顧義思各須自肯解脫不獨在方

袍道成始克稱圓頂但將情見細捐除莫謂聖賢途
實迴三學熏修正是時沈迷歷劫從今醒

示諸四完二首

丈夫志氣在千秋自立從來貴學優心性直教言下
徹浮名豈向世間求山河國土空中影事業功名水
上漚珍重此生須了却蓮花寶地共遨遊
世典非真不可膠莫嫌庸侶漫相嘲願將大覺爲師
友忍使身心棄野郊一念不生猶未是六情紛動更
成泡殷勤早學真三昧迴脫塵寰愛見巢

示涵宏

欲求出世慧先斷世間愚身界元非實根塵性本無
聞思宜自勗名利不堪娛念莫馳情境躬恒慎所趨
三皈知究竟十戒握機樞和忍成心德精勤作勝謨
持經神在定憶佛智能孚應痛娑婆網從來已切膚
早圖安養策肯復滯方隅放下眼前計超登最上衢
殷勤毋暴棄同入法王都

示陳蘭宇

怨親本平等心明境自泰若執爾我相循環互相害

念佛修慈忍皈戒善中最應知生與我性本無內外
觸境能正觀同入蓮池會

警初平

未刵修行少成多殆翼翼兢兢始終莫改慎勿師心
硬作主宰觀色察言如臨如在謙恭收已毋思露彩
但省我非不念人罪八喻銘心恒觀法海虛矯未除
真味斯餒善聽斯言庶無後悔諦審諦惟堅披忍鎧

贈慧幢

舉世不知真吾獨不愛假先進未爲俚後進何嘗雅

羨君坦夷性堪入毘尼社梁柱互相資共構如來厦
靈鷲夏方休金庭茅欲把晏坐小湖巔羣峰拜其下
梵唄叶濤聲身世觀野馬粗垢幸先除相將歸大冶
三學本同源海墨未能寫盟交刼外英豈歎人知寡
六具沙彌請藏歸靈峰以偈示之

習性原無定緣熏信可更初功歸始覺究竟在躬行
羨爾靈基厚能令法藏成旣培真智種亦享世間名
破格已非易慎終應自盟謙光堪化物戒德足降情
莫謂水恒濁珠投當下清先心誠不改佇看伏魔兵

山中樂志偈四首

幻境雖無定菩提志自堅已知身世累寧被利名遷
宴寂箋書後談經受食前何須商四事一鉢是良田
不問人間世惟忝第一天諦從緣境發火必指薪傳
絕待方稱妙離微始入玄獨知聊自契古道豈求憐
未識兼山良徒勞夕惕乾塵緣能頓謝正法可全肩
步履宗先哲規繩啓後賢摩尼奚足羨戒月燭三千
麗澤功非細膏肓亦可痊名言醒渴夢快論入溪禪
三益時相聚百城恍已連雅盟終勿替同著祖生鞭

哭慧濟示權律主

每歎毘尼苑于今久已荒開遮誰實諳輕重幾曾商
既切橫流痛恒歌如玉章遡洄心未遂應化迹先藏
安養神雖泰娑婆願孰勤盡迷扶律旨徒欲漫談常
擬効孤臣力終慚明聖王臨風頻涕淚遙染戒身香
托鉢里中言志四首

久送蓮邦想塵緣亦已冰綢繆非爲子急遽止因朋
持疏慚違律分糧不愧憎慢幢今永折河伯可無憎
千古英豪志雄心未易忘爲思圖永味不復畏風霜

友誼堪塵劫形神付杪芒可憐青白眼終日逐炎涼
法道夷陵痛誰將妙藥痊半珠能見惠全體可時捐
未諒平生癖翻疑話語誕捫心聊自慰知我實惟天
同盟有四士二友已馳西獨賴伯與仲相期提且撕
慧基欣不遠玄德恨猶賸末後未明句何時共醒迷

十居十八事

有序

予性懶拙不能作住山人十年行脚知我寥寥邈
來并二三盟友亦復凋零大半益厯法門遠憂迺
順歸師雅癖奉大士慈命誅茅西湖爲結伴潛修

計而障重緣慳人財兩散遂以一身充衆役有生之苦誰能自諱然衡慮困心勞筋苦骨未必非磨礪真性之具由是不敢自暴自棄觸境逢緣增益不能隨事拈成一偈用作同行資糧詞俚意淺非所計也事切情真庶幾有焉

摘蔬

一般從地發肥瘠爲誰殊信手和根取僧前翠滿盂
烹菜

油必先時用鹽宜熟後加何勞覓香料火到味能奢

作飯

黃粱冷水下白粲沸湯應切忌無端動性須任運騰

點茶

五沸占湯候三投驗適時從來清逸味不許醉翁知

然火

散專恒順勢文武亦隨機更問薪窮際灰從何處飛

行堂

幾人新舊位碗鉢數分明只恐堂中客貪嘗不濕羹

淨碗

滌器先除滓無令餘膩留低聲歸本處鬼趣不須愁
直匠

帶水拖泥去搬磚運瓦來祇圖良友益寧惜面蒙埃
知庫

果因不可昧取與自無私爲問生薑辣于今味孰知
待客

問訊常先意寒溫任所宜現成茶一盞莫受趙州欺
答問

隨智隨情說同條復異枝聲前一著子留待當家兒

調諍

強變機緣異剛柔克亦殊氣平心息後這著可曾輸
持呪

無上明王印寒潭月一輪八風吹不破冰雪亦陽春
念佛

慈尊無量號介爾有心含生佛原非隔溪禪何必叅
禮拜

好事不如無莫作死句會一任能所分從來非性外
觀心

瞥爾依他起來踪何處尋剎那生卽滅萬古自長今
托鉢

乞士原吾分巡家不擇貧面皮生性厚不以厲聲遽
宴息

高枕長舒腳寧愁明日糧幾多顛倒夢醒後一齊忘
和一心居士放生偈

苦海從來不乏舟那堪蠢蠢逐迷流相吞強弱如輪
轉互作人羊沒尾頭悲願解圍惺幻夢法音開悟離
沉浮從今頓了三無別無畏光中自在遊

佛會偈

已信彌陀大願舟共修三昧度迷流六時行道無餘
想一句洪名似救頭應痛盲龜常在溺獨忻孔木只
今浮殷勤撥入無生理七寶池邊握手遊

護蓮偈四首示蔡拙勝

不染汙泥性自潔超然出水芳堪擷一任風師雨伯
摧靈根獨立誰能蔑
蒲池紅白爭誇景轉眼無常發溪省賴爾一枝刼外
敷東林重把家風整

由來否極還須泰天運原從人事會寄語東君仔細
看夕陽朝乾無使昧
種自威音那畔留壞成生滅幾多秋從今火內生芙
萼無復同前汨愛流

分衛歌答一心坦如二居士

道人高向山頭踞衣食隨緣無遠慮朝來懶得到人
間賴有驅烏勤外助千家一鉢不辭勞數衆兩冷咸
可飫天龍欲試道心堅白雪橫飛如舞絮縹緲峰頭
路已迷竹塢嶺崎復難去冰爲屐屐雪爲衣冒凍冲

風靡敢居夙興邁往暮方歸旣聽鐘聲尚疑處從來
信施已難消况復行人身力勩喂驢喂馬事如何嚼
著米羹真可懷報言袖手坐禪人好把三心仔細覷
一朝打算飯錢時不知有苦誰堪語殷勤各辦法資
糧莫使福田成沮洳

法臣歌哭聞道侍者

有引

密藏開禪師隱去聞道尚未雍髮從曾水部處歸
覓師不得遂痛哭而殂行之陸居士爲予言之不
勝悲感爲作短歌以弄引大方云

人生一死奚足珍從來積骨丘山均丈夫委質事非
偶是以捐身泣鬼神荆軻韜政未稱勇田橫五百超
夷倫何況投誠事知識傳來半偈堪知津雪山大士
標榜在可憐流俗多邪因順之則喜逆則怒遠之則
忘近始親藏公隱去信奇絕聞道孤臣尤不湮長辭
檀護歸方丈覓師不見身爲塵人知生死乃永隔豈
信火傳非在薪試問比丘飲蟲水何如不飲先發真
以身殉道古來語誰能矢作法王臣嗚呼此意知音
少弔古徒勞淚滿巾

曲水八詠

法華秋霽

誰云靈鷲遠觀面法華高葉落貞常在雲開物景豪
青螺攢髻頂白日徧林臯已識山中主無勞夢語刀
佛慧晚鐘

龕火閒趺坐鐘從何處鳴聲非關四性聞豈借三成
吼落寒潭月驚飛溟海鯨圓通全體露一擊入無生
北峰起雲

宰堵齊天峙慈雲匝地奢覆能周剎海霑欲潤羣芽

幻出兜羅界移來乾闥闔可憐山下客翻歎路頭賒
蒹葭泛月

何必銀盆雪蘆花仔細看水天渾不別鷺鷥正相謾
漿擊琉璃碎杯呈寶鏡完歸來忘夜久佛火半垂殘
西溪梅墅

十里煙霞地千村錦繡香雪飛難辨色蝶舞欲迷芳
不羨占春早偏誇傲骨強歲寒誰共奮松柏未稱王
河水魚歌

天籟何須羨長年別有傳金鱗歸釣後綸線未垂前

一曲昇平樂千家鼎鼐鮮華亭舟已覆更莫歎臨淵
竹林問渡

一水元非隔迷津却自玄別溪方欲喚小艇已如翩
離岸知流靜登崖識棹過不須拈背觸且誦武公篇
生池飼魚

不犯竿頭線常游活水淵食饒香積黍法悟甚溪緣
切利生猶後菩提記已先方知一勺小刹海並潺湲
示戒明

慢爲功德賊勤爲善法王精進降煩惱無令習氣猖

淨信堂初集 卷八
人身已難得況沾戒品香不發大菩提徒勞登法堂
福水慧舟楫無水舟不行欲求真實慧莫從口耳商
苦志勞筋骨大任乃克將心性忽開發妙義能頓彰
深造既自得世智誰可量譬彼泉有源波濤乃汪洋
四辯超夷等聞持永不忘諦信此實語堪爲苦海梁
胡勞歎

爲問丈夫兒胡勞發浩歎婆婆本苦空理欲原冰炭
矢作奇男子神鬼已驚憚况復魔網稠觸處皆危難
冥冥三界中何時夜方旦所以出世實每勤如幻觀

歲寒松柏榮爐熾金光燦逆境是良師止貴衷不亂
坐斷生死情當處卽彼岸放下祖生鞭拈起秦時鐙
爲問丈夫兒何勞發浩歎

食腐滓二首

不求富貴不貪貧夢裏無生淨法身何待毘蘭三月
盡始知元是飽飡人

最喜身貧道更貧破家蕩產且亡身雪花隨分消殘
歲閉戶溪山有幾人

病中寫懷三十首

俄爾西山俄爾東依依師友念何窮長空雁影元無
住未肯終爲舊阿蒙

幾番結夏又經冬杜口休談教與宗歷盡炎涼心不
改千峰頂上自相逢

蘆花堆裏鴈橫江對影栖栖足一雙塞外只今音信
斷空餘月色照疎窻

病骨枯筋聊自支半生心事許誰知須摩國裏多相
識快著繩鞭遊寶池

志自冲天力自微那須五十始知非千峯萬峯驀直

去不斷生原誓不歸

馮驩長歎食無魚豈信門前有大車勘破浮生千古
夢從今不復戀居諸

每嗟逐鹿苦無虞一卷殘經且自劬了得目前無剩
法威音那畔却成輸

一變何須較魯齊五更夢斷曉鳴鷄孟嘗昨夜逃函
谷分付車轅莫向西

嚶鳴相和久稱佳誰信于今事復乖莫怪田光終自
刎好將吾骨一同埋

清信堂文集 卷八
功名富貴夢中灰肉眼空勞孟浪猜寄語靈山親付
囑夜光彈雀事堪哀
賣假從來不賣真捫心何用鼓雙脣獨知聊爾結千
載柳樛橫擔豈顧人
宣文伎倆愧迎文吹散青雲附白雲堪歎緇林名傑
士落花流水亂紛紛
勇士非關徒喪元觀瀾無術孰爲援高談名理超方
便之楚依然駕北轅
千思萬慮膽爲寒痛殺啼鵲血未乾翻轉鬪饑情識

斷却憐捨步學邯鄲
葛藤多少不須刪高駕長驅莫問關飲器失聲猶未
瞥象王已過萬重山
國手徒爭一著先從來十九路多愆早知勝負原無
實黑白空教迷悟偏
嚴冬葉落樹蕭蕭企望雲山路轉遙拚命一時須趁
到莫辜寒拾苦相招
趨避何須問六爻視人原不代烹庖應真有骨遺荒
野童子徒勞仔細敲

壯心俠骨未稱豪舉世休誇夢語刀消盡乘桴浮海
恨倚欄坐聽大江濤
涕泣聲殘發浩歌悲歡從古事如何莫知徒切宣尼
歎好辯于今譏孟軻
漫云長老種芝蔴影響還看豆與瓜送想樂邦成痼
疾閒情寧復付煙霞
誰將鴉臭立當陽惹得兒孫日夜狂咄破本宗無實
法幾多熱鬧一時涼
啓明才出復長庚滅滅如何又滅生坐斷刼波歸當

念春光歷盡不留情
黃花鬱鬱竹青青般若真如語太鯉見色聞聲隨分
過羞他矯強設門庭

最苦娑婆邪見蒸禪門如炭教如冰生心無住金剛
印愧殺黃梅與惠能
省身多悔更多尤萬里秋風一葉收戲水不嫌虧淨
戒應知意在習浮游
誰言初志可全侵一諾終須重萬金事定蓋棺應有

日汗青久已炤丹心

幾人能曉菜根單獨愛當年童子南煙水百城經歷
盡歸來重見老瞿曇
色裏膠青水裏鹽依稀彷彿最堪嫌黃連食盡無非
苦石蜜中邊盡是甜
玩辭觀象莫如咸輔頰無端且自緘五百饌難供一
飽修羅法爾未爲饒

題夏貞婦卷

君不見慚愧無衣赴火人須臾具足梵天身又不見
誠語誓從貞婦出象王產難斯開頻何況神先歸地

下留生許久恃孤親殉夫以節體夫孝愧殺男兒負
大倫織機無子爲誰斷釜甑停炊時有塵由來一死
未稱勇嗚呼此意疇能真十年且暮奚須訝永刳于
今志已純瞿波觀佛成三昧莫謂猶然恩愛因

懷魯仲連

戰國有奇士高談恥帝秦抵掌解紛難而非儀衍辱
千金笑不顧終身居海濱遡洄時未及清風千古鄰
廉潔匪足慕義重寧云貧我悲士習陋甘作名利臣
讀史發永歎有志當同導

農事難 有序

乙亥夏安居武水智月菴。六月間乏雨晝夜聞車水聲不覺毛豎汗流心慘淚墮。娑婆苦報一至於此。粒米來歷艱辛若此。士農工商或勞心或勞力未有無功而得食者。獨出家人居三寶地清閒虛曠享檀施之供豈易消哉。所貴能專精辦道爲世福田耳。古人云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又云三心未盡水難消。況安處高堂猶以爲熱。食噉蔬菜尚以爲澹。消二時粥飯尚以爲未足。懶惰懈怠恣

意任情設非盜賊受用寧免負債之科。又况邪禪暗證起未得謂得之愆。狂慧穿鑿蹈接響承虛之態。稱悟稱祖欺天誑人名利不過半生殃報遺于累劫可不畏耶。予自省多愆慚懼無地兼爲同病者憂賦此以銘座右

予亦曾聞農事難早年爲學願民安經綸矢志垂千古委質羞慚博一官旣開善逝無生理世界身心敝屣看暮入溪山觀幻化魔軍已動慧猶乾業風吹向人間世十載依稀成素食無常信日促生死心日寬

虛名徒爾半天下惑業分毫尚未殘雖因病苦累亦
以爲人跼損已利人古所歎况復損己人無干今日
重聞農事苦身毛爲豎心爲酸嗚呼我悔誠無及滔
滔天下何多般坐享十方施惟圖四事歡形儀宛與
聖賢似身心內外皆痠癢譬如欲濟腹中餓手把胸
前肉自剜人天固可詎聞老誰能瞞一朝打算飯錢
去眉目比予當更攢

答靈隱見二首

擊碎空王地驚開肉眼明觀流恒歎近覓侶久無衡

偶爾投荒足依然識舊盟傾懷洗千古坐聽雨溪更
堅爾能潛志同予尚蟄懷電雷從迅發飛躍莫輕諧
向若未須歎細流安可排珊瑚森欲露一吸待吾脣
題方爾張骷髏圖

云何名舍利云何名骷髏喚醒莊生夢早與毘盧遊
示費敬齋

業性雖本空業緣每鬱翕不從作法門終受幻罪籠
不觀實相心魔宮無自動慚愧既交攻理事須一統
君不見善星妄說法元空長夜泥犁何日曉又不見

淫樂會上未生怨打破從前黑漆桶

獨坐寫懷

婆心微困向誰鳴病導空招毒器評自返無方嫌智
暗觀時多感慨恨眸清孤忠欲訴天彌遠現行將違種
更醒疾苦幸能時惠顧助緣久已絕逢迎死同野獸
終無慍道若逢蒿實可驚夢斷啼鵲血未冷漫將淚
眼聽黃鶯熙怡自慰無他術賴有當年樂土盟

長揖世間偈別社友

浙海浮游十五年空勞芒履幾番穿守株綠木時師

口兔角龜毛教外傳一點悲心惟控地千場血淚可
稽天恩多成怨從來語徹底掀翻且熟眠

留別四首

四載同遊志匪平飄然獨往豈忘懷祖朝先著終相
濟不效達磨一隻靴

別慧公

懸崖撒手已心安脚下紅絲再細看堪笑一端情未
盡思君履歷便眉攢

別徹公

羨君先往蓮子峰我亦今爲雲外衲岷江震澤兩悠
悠惟有月明同照榻

淨信堂初集 卷八
天台昔日興何饒此際行藏路似恓獨有雲山心不
隔爲君攜杖作前茅
古今雲懷別蓮洲

入山四首

癖性由來不耐塵漫尋師友却迷真而今暮入千山
也一任東風送梗萍

百事無能一病夫生平原不解伊吾焚書擲筆渾閒
事字性從來有也無

辯才如雨筆如雲八兩依然是半斤介爾一心誰信
具不如直下自聞熏

衆生良藥無如病病極形枯心亦灰徧界春風放曉

李依然猶似未聞雷

淨信堂初集卷第八

助刻姓氏

章玄泰肆兩

通瑞募刻

慶冒募助刻完

世後致人

文章本樸陋

風華萎落

平

世後致人

文章本樸陋

風華萎落

